皇清經解

西仁12
478
496

196
20
196

羣經識小

學海堂
高郵李進士惇著

文選樓藏書

刪詩

史記謂古詩三千孔子刪爲三百誤矣卽刪詩之說亦非孔子攷訂詩篇使之得所則有之刪則未也觀經傳所引詩逸者不及十之一且其辭多雅正亦不在可刪之列其所以逸者或亡於夫子之前非夫子刪之也衛鄭齊陳皆有淫詩夫子不刪所刪者何等詩耶騶虞貍首采蘩采蘋以爲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射節夫子獨刪去貍首何也論語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詩不止於三百而三百是其大數夫子豈取既刪之後以爲言而曰人誦我所刪之三百乎必不然矣

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至孔子時止存其五所亡者多矣倩盼
唐棣二詩見於論語孔子時尚未亡而不在三百篇者或亡於
夫子之後與若謂夫子刪之則素絢之旨嘗與子夏發明之室
是遠而亦與遠莫致之同耳獨刪此篇何耶觀南陔六詩則此
二篇亦不足怪矣

關雎

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志在進賢哀窈窕思賢才以爲君子之
善匹是其德也思得賢女以共承君子正與不妒忌之德相合
以義會之其爲后妃所自作與卽以爲詩人所作亦是代寫其
意二章輾轉反側云云皆從后妃意中寫出也集傳謂宮中之
人所作不知所謂宮人者何人乎所謂窈窕思服輾轉反側者
屬之文王乎抑宮人自謂乎以宮人爲妾媵則古者諸侯一娶
九女姪娣與夫人偕來或有幼而待年於國者不應夫人未得
先有妾媵也以憂思屬之文王則親迎于渭正在文王初載不
必有窈窕反側之憂也若屬之宮人則文王是時方爲世子世
子之宮不過師保賓友郤陽渭涘天作之合亦不必勞左右瞽
御之憂思也反覆思之不得其說若謂好逑非后妃不能當則
冤置之詩亦曰公侯好仇矣

車字古音

釋文曰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音尺奢
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謹案韋
昭之說非也古無今麻馬一部聲音車字皆讀若居此章王姬

之車與華古音敷為韻采薇四章同北風三章與狐烏為韻有女同車與華琚都為韻何草不黃末章與狐為韻卷阿末章與馬古音姥為韻韓奕三章與屠壺魚蒲且胥為韻江漢首章與旗舒鋪為韻易睽卦上爻與孤塗弧媾古音故雨為韻困卦四爻與徐

為韻皆其證

城隅

考工記匠人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三者城隅為最高故傳云城隅言高而不可踰箋云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鄭注考工云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丈賈疏云漢時東闕浮思災浮思小樓也明堂位云疏屏注亦云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城隅反闕皆有浮思刻畫為雲氣並蟲獸者也浮思一作罘罳釋名云罘罳在門外罘復也罳思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顏師古漢書注云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也集傳云幽僻之處似非

錯文

竹竿二章遠父母兄弟檢古本本作遠兄弟父母母字古讀若米與上右古音以字古音正合今監本弟字下仍有叶滿彼反四字滿彼正與母字古音合可知朱子所傳之本仍作遠兄弟父母後乃誤倒其文耳亟宜改正

河廣

衛都本在河北至魯閔公二年渡河而東遂在河之東南河廣

篇乃夫人思宋襄公而作襄公以魯僖公九年立則在衛遷都後而猶以河廣見義殊屬不合然案宋桓公之立在魯莊公十二年則夫人之歸當在衛未遷都之前其作此詩蓋傷己之見棄不盡思襄公卽以爲思襄公亦不必在襄公既卽位之後序云思而不止可知其不一思也

月出之光

傳云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箋云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然蒼蠅之聲在雞鳴之後若如傳說則以蒼蠅之聲在雞鳴之前矣集傳又云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案蒼蠅之聲與雞鳴不相似也所以作此解者以次章月出之光在東方明之前且月光與東方相似故爲此迂迴以使二節相合其實義多不可通也李厚庵引印古詩話云古本作日出之光蓋日月古字相近遂致譌誤案如此則二節下二句皆進一步說言非特雞鳴也已聞蒼蠅之聲矣非特東方明也已見日出之光矣於儆戒之意實爲貼合古者人臣朝君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此儆戒之時非必眞見日出也但言其時之迫耳天將曙而月出惟晦前二三日爲然不若日出之有常期也末節蟲飛薨薨蒼蠅卽在其中皆將旦之景也疑前二節促之使興此或方興而語之耳

孔疏謂二章章首上二句陳夫婦可起之禮下二句述諸侯夫人之言依集傳則二章上二句乃夫人告君之辭下二句則詩人敘其事耳今案文義三節通篇皆夫人之言也

敝笱

序云敝笱刺文姜也箋以歸止爲初嫁於魯皆刺桓公不能制文姜也集傳以爲刺魯莊公而以歸止爲歸齊謹案以歸止爲初嫁似無可刺集傳作刺莊公較長然歸止乃歸魯非歸齊也春秋於文姜之事屢書不一書自與桓公如齊以後凡十書其出而未嘗一書其歸蓋既不可以告廟故史亦不得書也然有出則必有歸載驅刺文姜之淫於齊也敝笱刺文姜之自齊而歸魯也桓公遇害於齊禍始於夫人夫人不可以歸既歸爲公論所不容復孫於齊自後又不可以歸其他與齊侯淫於克上皆不可以復歸魯人若能以禮絕之則可矣而文姜方且挾大國之勢多其扈從如雨如水魯人聽其出入而終不能制此詩之所以作也槩作歸齊似與載驅章無別

齊我甥兮

序云莊公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集傳亦曰此詩人之微辭也謹案此說與公羊傳合而以春秋經斷之則公羊之說非也文姜歸魯在桓公三年莊公之生在六年公與夫人如齊在十八年莊公非齊侯之子明甚同非吾子之譖何自而來本無嫌疑詩人亦何所用其微辭哉案爾雅釋親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孟子曰帝館甥於貳室是也莊公忘父之讎結婚於齊人於內則丹楹刻角於外則觀社納幣盛飾威儀侈逞技藝齊人見之愈贊其美以爲信足爲我之甥而刺譏之意自在言外此立言之妙也然則是詩之作或當在納幣時矣

變文協韻

陟岵三章其第三句皆讀至役字句絕謹案首章子字與已止爲韻次章季字與寐棄爲韻三章弟字與偕死爲韻當讀至子字季字弟字句絕而以行役二字屬下句向來讀者皆誤集傳云尤愛憐少子者婦人之情也其說雖妙然看來只是變文以協韻也

伐檀

伐檀三章首三句言所用之不當其材也次四句譏在位者之無功而受祿也末二句以君子規在位之貪鄙也義本直捷集傳似太費力

無知

檜風樂子之無知集傳云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是以知爲知識之知謹案爾雅釋詁云知匹也毛傳訓與之同郭注爾雅亦引詩爲證蓋古之訓詁如此且此章作無匹解與二章三章無家無室正同卽作憂亂之詩於義亦合

公子

七月次章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傳云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謹案毛鄭解傷悲同言公子亦同皆以公子爲幽公之女公子但傳以歸爲采蘩而歸鄭更訓歸爲嫁與上傷悲更爲融貫正義云貴賤雖異感氣則同是也若以公子同歸爲嫁於公子則采蘩之女亦不勝其多矣思歸公子已

屬妄想更計及於遠離父母不太蚤計乎竊謂懷春傷春皆女子自有之情但能發乎情止乎義禮則如玉之女可不爲强暴所陵采蘩之女不害其風俗之厚也其曰殆及公子同歸則與幽公之女同勤蠶桑抑又可知案公之女亦稱公子正義引公羊傳於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是也左氏傳亦有之桓三年傳曰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莊三十二年傳曰女公子觀之皆其證

笙詩

南陔六詩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正義曰孔子歸魯論其詩雅頌各得其所此六篇當時俱在子夏得爲立序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而義得存者其義與衆篇之序合編故得存也朱子用鄭氏之說蓋據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也謹案儀禮及經傳惟堂上曰歌以瑟聲清越不掩歌聲也若合之笙管鐘鼓則曰笙曰管曰奏諸言笙言管言奏者皆有其辭此獨無辭何也且不必他證卽以合樂三終言之孔疏鄉飲酒文曰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蘋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此三詩亦是堂下笙吹亦有其辭而此六詩獨無辭乎且旣無其辭亦不必以此六篇備三百十一篇之數矣

巷伯

序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則是詩卽寺人所作不必原其所以爲寺人之故也爲寺人者豈盡由遭讒而被宮刑與抑旣爲寺人遂無遭讒之事與

天官之屬雖有內小臣寺人內豎之別統言之則皆曰寺人瞻卬三章云時爲婦寺是也此寺人即是巷伯鄭箋以爲二人似太拘

濯漑

洞酌三章可以濯漑毛傳云漑清也謹案上章可以濯罍罍尊名也漑亦當爲尊名周禮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崇門用瓶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瑩凡祼事用概凡祼事用散鄭注云脩瑩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貢疏云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然則社壝用罍祼事用概罍概皆尊名也故云可以濯罍可以濯漑漑概古字通周禮大宗伯注漑祭器釋文云漑本或作概觀此是二字通也

替引爲韻

詩古音有絕不可曉者如召旻五章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替與引竇不可合故顧氏炎武詩本音亦闕之今案替當讀若聽陁騷經云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詩與引叶騷與艱叶同在眞文一部也

阮共

毛傳云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箋以阮徂共爲三國者用魯詩說也其所以用魯詩說者以下侵自阮疆爲周侵阮國之疆因以以遏徂旅解爲徂國之旅遂並共解作三國也今案徂往也徂旅徂字承上侵阮徂共之徂不必爲國名而阮疆乃周與密接界之地亦非國名則阮與共宜皆爲周地戴氏云侵阮

徂共猶云侵鎬及方云爾下侵自阮疆戴氏疑侵乃寢字之譌
蓋因上侵阮之文而誤此節言周既克密而遷都之事則陟岡
以望岡陵泉池無敢犯我因卜吉而遷都焉其說亦精
毛以阮爲周地鄭以密距周侵阮徂共之命朱子作詩集傳始
以共爲阮國地名而蒙引以文王爲方伯密人侵阮爲距大邦
可謂杜撰葢旣未讀鄭箋且並未會下節經文也前明人解經
往往如此
詩集傳旣知密在寧州程邑在咸陽乃云於是相其高原而徙
都焉豈非徙都於密乎

執競

序以執競爲祀武王朱子因有成康字而以爲祀武王成王康
王說之得失吾不敢定但如集傳之說不知是詩將用之祫祭
將用之祫祭與用之禘祭則其辭夾雜用之祫祭又不止三王
也若以洛誥烝祭歲之文例之則彼乃告周公留後之事非常
祭也且文王武王開基之主又豈成康比邪

半句爲韻

顧亭林言詩有半句爲韻者有瀰濟盈有鶩雉鳴瀰與鶩爲韻
盈與鳴爲韻嘗以其類推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與悠爲韻
蕭古讀若脩詩彼泰蕭今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又淵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是也　鳴與旌爲韻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與噦爲韻正與冥爲韻奉奉萋萋雝雝
喈喈奉與雝爲韻萋與喈爲韻乃場乃疆乃積乃倉場與積爲
韻疆與倉爲韻易歸妹上交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與羊

爲韻實與血爲韻禮記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與坐爲韻右與起爲韻右古音以亦其類也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一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學海堂

羣經識小

高郵李進士惇著

鄉老鄉大夫

地官序官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鄭注云王置六卿則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爲民是以屬之鄉焉謹案鄭氏以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自此而外無別有所謂公者三公之數又與六卿相符且鄉老有其名而無其職或三公兼掌其教也而其說多不可通六官分職此既隸於司徒則皆司徒之屬官也三公尊爲帝師無爲司徒屬官之理且三公亦無定員即六卿兼之依尚書周官篇則三公且不必備矣此六鄉如何能合

耶竊謂此鄉老鄉大夫蓋鄉中之賢者或致仕之官爲之曰公曰卿尊其名耳非朝廷之公卿也豈獨公卿卽下文州長等之爲中大夫下大夫亦厚其祿秩如大夫耳不然六鄉當有中大夫三十人下大夫百五十人安得如此之多耶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亦然不然豈天子止六卿而后乃十二卿乎且如周召分陝三公二伯卽在六卿中成王傳顧命時召公以冢宰爲太保畢公以司馬爲太師毛公以司空爲太傅召公畢公又分司二陝又主各方諸侯職尊任重恐無暇兼與六鄉之教也鄭氏泥公字字面爲是解釋誤矣然鄭氏雖以鄉老爲三公而未嘗以鄉大夫爲六卿故賈疏云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事然總屬司徒非六官典兼鄉大夫知者以鄭注大司馬云軍吏選於六官六鄉之吏爲之既六官六鄉並言故知別置其說諒哉後儒乃因鄭說循例以六鄉卽鄉大夫蔡九峯氏且據以釋甘誓之六卿展轉牽合失之愈遠矣

注云老尊稱也其說甚當卽公之稱三達尊皆得稱焉史記新城三老董公漢書項籍傳有南公服虔注云南方之老人也眭宏傳有嬴公師古注云長老之號方言凡尊老周秦晉隴謂之公此鄉老或致仕尊官或鄉黨重望故尊之曰公既無職掌則其人亦不必備也

州長職云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注云大喪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案此益知非在朝之三公六卿也若三公六卿則不當卒於州涖其事者亦非州長矣

夏官序官云王六軍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將皆命卿注云言軍將皆命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師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賈釋曰鄭云選於六官者謂王朝六卿此六軍之將還選六卿中有武者爲軍將也又別言六鄉之吏者據六卿大夫及州長以下有武者今出軍之爵還選在鄉所管之長爲軍吏也鄭必知還遣本長爲軍吏者見管子云因內政寄軍令且經並據在鄉之官而領之也謹案經言軍將皆時尊卑而言故知因遣其鄉爲之無煩於選惟六軍之吏師帥旅命卿則六軍之將即六卿爲之則必選其有武德堪任爲軍之吏者帥以下以六鄉之吏爲之則必選其有武德堪任爲軍之吏者乃兼官兼官者賈釋謂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若無武德不堪爲軍吏者則衆屬他軍吏身不得爲軍吏是也蓋古者文武合一既爲六卿則皆有武德惟鄉吏乃可言選也注選於二字包下爲言也賈釋尚未清出便使後學目迷

諸侯封地

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孟子云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十里小國地方五十里人多是孟子而非周禮不知孟子所言特其畧耳封國之制即不盡如周禮所云然其時自有數大國如宋爲王者之後齊太公之元勳懿戚魯伯禽衛康叔之親且賢自當卓越等常必謂儉於百里則誤矣考之經傳宋地自今歸德府東南至徐州齊地自今青州府西至濟南東昌魯地自今兗州府南

至海州衛地自今懷慶府東至濮州大率皆跨五百餘里之地
賜履之文見於左傳大啟之說見於魯頌淇泉帝邱見於詩及
春秋商邱彭城見於春秋經傳豈盡由吞幷而始大乎證據顯
然不必細算田賦出車之數參以山川附庸之說爲此紛紛議
論也

史記漢興諸侯年表云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
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斯說得之

九數

先鄭注保氏九數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
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謹案賈疏止釋重差句股而不
及夕桀釋文云此二字非鄭注疏又云馬氏注以爲今有重差
夕桀夕桀亦是算術之名與鄭異今監本三者並載葢後人因
馬注而攙入耳

潁湛

職方荆州其浸潁湛鄭注云湛未聞謹案襄十六年傳楚公子
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杜解云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
汝水經注云湛水出犨縣北東南流歷父城東南水北山有長
阪故有湛阪之目又東南逕浦城北又東入汝水名地境皆與
經符而鄭不之及者豈謂是水不足以當之與抑如道元所謂
偶有不照與

嘔夷

幷州其川虖沱嘔夷鄭注云嘔夷祈夷與出平舒謹案嘔夷非

祈夷曰與者疑而未定之辭也胡氏渭曰漢志代郡平舒縣注祈夷水北至桑乾入治治水即濕水一名桑乾河漢桑乾故城在蔚州西北平舒則大同之廣靈縣縣南有壺流河即古祈夷水源出縣西東北至蔚州入桑乾河其水源甚短今案山海經曰高是之山滹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漢志代郡靈邱縣注云滹河東至文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幷州川水經注曰滹水出代郡靈邱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作高是即嘔夷之水也蓋嘔滹音相近而二名嘔夷即滹河也幷州之川惟此與虖沱相埒鄭氏以祈夷當之疑誤

前疾

大行人云諸侯之禮立當前疾鄭注云上公立當軹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衡王立當軫與謹案前疾疾字今本經注並譌鄭司農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蓋訓疾爲胡以其在軹前故曰前胡詩豹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作前侯侯猶胡也論語邢疏引周禮亦作前侯云侯伯立當前侯胡下考古韻侯本音胡當在魚虞部詩載馳與驅爲韻羔裘與濡渝爲韻無羊餱字與具爲韻行葦鍭字與句樹侮爲韻下及漢賦猶然故喉嚨亦謂之胡嚨蓋二字音同也今本作疾蓋與侯字字形相近而譌

又案說文軹字下注云車軓前也從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軹則字當作軹然先鄭所謂前胡亦與軹相接義皆可通若前疾則費解矣

贊者盥升

冠禮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鄭注云盥於洗西由賓階升也謹案上文云設洗直於東榮則洗當在阼階東鄭不當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也盥之當於洗西者以贊者隨賓人門當由西方之陳主人之兄弟立於洗東贊者之盥自當由洗西也升之當由賓階者以賓在西序贊者隨賓升降皆當由賓階賓之盥由賓階升則贊之盥亦當由賓階升也鄭氏恐人以洗在堂下之東立又在東房中誤認由阼階升故曰由賓階升也然盥之當於洗西與升之當由賓階自是二義鄭氏以由賓階升釋盥於洗西之義殊為不協汪稚川曰經文於洗西三字當是後人誤取注文混入其經文云贊者盥升故鄭以於洗西釋盥字以由賓階釋升字也

筥筐簏

昏禮婦執笲棗栗鄭注云笲竹器有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筐簏矣賈疏云如今之筥筐簏者此舉漢法以況義但漢法去今已遠無可知也謹案說文口字注云口盧飯器以柳為之象形又云口或作筐口盧即筐簏也又云盧飯器也筥籍也籍飯器也然則籍即筥筐即筐簏也急言之則曰筥徐言之則曰筐簏耳

豫榭序

鄉射禮豫則鉤楹內鄭注云豫當作榭周禮作序謹案榭字今音與豫序若不相近而古音讀若豫豫榭序三字音相近故彼

此參錯互異而其義一也榭字從射得聲射字古音亦讀若豫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古人作字諸聲者十之七八卽訓詁亦多取音相近者春秋經文三傳參錯亦多因音近而異不知古音遂不知其譌異之故且亦不見古人訓詁之妙矣

出妻之子爲母

喪服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此子夏引舊傳以解已意也下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鄭注無文賈疏以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亦爲舊傳之文與尊者爲一體二句爲子夏之傳顧亭林又謂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爲經之正文與尊者二句乃子夏之傳蓋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當另爲一條而今本誤連之也謹案子夏本引舊傳以證已說賈疏反以與尊者二句爲子夏釋舊傳之文誤矣然案經文但言出妻之子爲母不必言爲父後而無服者出妻之子爲父後者二句亦似傳文不似經文竊謂此二條皆是子夏補出皆引舊傳爲證文法絲毫不爽則兩條並子夏之言兩引舊傳無可疑也又檢後緦麻條有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益知與尊者二句的是舊傳之文顧氏之說亦誤也

禫或爲導

士虞禮中月而禫鄭注古文禫或爲導禮記喪大記禫而內無

哭者注亦云禫或皆爲導導禫二字音不相近檢說文禫字注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案導服卽禫服也是知古禫導二字通而近世字書皆未之攷也

脫文譌字

顧亭林曰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十四字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尸坐取簞興七字案昏禮一條顧云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注疏遂亡今檢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有此十四字知朱子時尚未脫也下有注曰姆教人者四字不知此四字外別有注與疏否也鄉射一條檢明鍾人傑刊本尙有此七字又案覲禮中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鄭注云乃猶女也今監本及諸刻本邦字皆譌作拜字文義全不可解亟宜改正

請入爲席

曲禮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鄭注云爲猶敷也下云然後出迎客客固辭鄭注云讓先入正義云主人請入爲席者客至於內門而主人請先獨入敷席也然後出迎客者入敷席竟後更出迎客也客固辭者再辭不先入也謹案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賓迎於門外及廟門賓揖俱入又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士相見禮主人出迎於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門左皆無既入爲席然後出迎客之事

竊謂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當作一句讀謂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先獨入敷席然後出迎客也此時主人實未入故下云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謂客固辭主人之先入爲席於是主人乃肅客而入也葢主人嚮已正席今客至門而又請先入爲席所以示愼也客固辭者辭主人之先入爲席非辭已之入也禮入門亦無固辭之文疑注疏之說誤也

飯不從卞

三飯釋文云飯扶晚反下云依字書食旁作卞扶万反食旁作反扶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字謹案說文飯字本從食反聲注釋家作實字用若則讀扶万反作活字者則讀扶晚反非有兩字也後有食旁作卞者葢後人惡反字而改作卞也正猶汳水之汳說文亦從水反聲後亦改作汴人見汴字諸聲更直捷故不能返其本耳

古文無卞字卞字卽弁字之譌弁字篆文作𠦂漢人寫作弁後又寫作六隸字從省遂寫作卞字形三變而字則一也弁初爲弁冕之弁象形也後用作弁急之弁則取弁意後人因弁譌爲卞遂分作兩字非也飯字本從反得聲若從弁則失之遠矣

乘邱之戰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注以敗績爲大崩末之卜者言卜國微弱無勇也謹案春秋莊公十年夏公敗宋師於乘邱則是戰魯未

嘗敗其曰馬驚敗績者乃車之敗非軍之敗也因馬驚而敗績其爲車敗可知賈父他日不敗績云云語意自明若大崩豈專咎御者之無勇乎古人車敗亦曰敗績襄三十年傳曰則敗績覆厭是懼是其證車敗是御者之罪與右無與賈父覆車而言卜國之無勇殊不相及考古者出軍御與右皆卜周禮簭人八曰巫參注參謂簭御與右也史記晉世家晉卜御右慶鄭皆吉是也竊謂末之卜者言未嘗卜其吉耳公意本責賈父賈父亦遂自責赴鬬而死後因浴馬而知非其罪遂誄之似皆指賈父一人二人皆死之說亦非定論也

　　朞而猶哭

伯魚之母死朞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此卽上條門人問於子思謂子之先君子喪出母者是也顧亭林謂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謹案儀禮喪服出妻之子爲母齊衰杖期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伯魚既爲夫子之後則不當爲出母服仍爲服期者伯魚之過禮也至期而猶不除則更過矣故夫子曰嘻其甚也前此過禮而夫子不禁者聖人善體人子之情不忍奪之也聞父言而遂除者伯魚自知其過也若論喪禮自以子思爲正顧氏因出母之喪爲父後者不當服而疑此條爲父在爲母果爾則夫子自有期服伯魚當從夫子而除矣且親喪外除雜記云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今時方及期夫子何至責其過甚而使之急除哉

味當作沫

瓜不成味鄭注云味當作沫沫醧也釋文云沫亾曷反案亾曷反之音非也亾曷反則音末說文云沫洗面也從水末聲或作靧又作醧故鄭注云沫醧也內則云面垢燂潘請醧書顧命云王乃洮頮水漢書作王乃洮沫水味沫聲相近故鄭注云味當作沫今音亾曷反失之矣又案說文沫水出蜀西徼外東南入江音末其字從本末之末與此從午未之未者迥別左傳曹劌史記作曹沫沫字亦當音誨索隱讀爲末亦非也

悼公之喪

悼公之喪一條自食粥以下先儒以爲皆敬子之言謹案昭子訪於敬子敬子答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自是正論昭子不欲從之故有不以情居瘠之說而斷然食食玩其文意吾三臣者以下當是昭子答辭中間少一曰字耳古書問答之語如此者甚多

集說引應氏曰季氏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子細繹之殊不謂然三家之勢季氏最橫孟氏最弱敬子承昭子之問而言其不能居公室且曰我則食食專斷甚矣於情事殊不合且敬子知問曾子之疾獲聞君子之道當不至無忌憚若此

舞斯慍

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正義云慍怒之生由於舞極此以意爲之說釋

文云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有舞斯慍句并注皆衍文說較勝

孔疏

九原

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故曰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原猶漢晉都洛陽而稱北邙也此二字自晉稱之方確後人汎用已屬假借至九原原字監本作九京京即古原字故注亦讀爲原釋文云依注音原今人讀京作京音而用者更作九京尤爲錯誤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悔其過禮也自吾母二句自言其情也先儒解情字泥作情實之情於義似短

有過而能自悔兼能自暴其僞固不害其爲賢然當哀痛迫切之時猶有作僞之心則或中人以下者有然子春受教曾子下堂傷足深以忘孝之道爲憂當不至作僞如此

明堂月令

月令鴻雁來鄭注云今月令鴻皆爲候正義曰今月令者呂氏春秋是也謹案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鄭注云今月令無于時而呂氏春秋有于時字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鄭注云今月令作爲爲詐譌而呂氏春秋仍作作爲然則孔說非也考之漢時有明堂月令鄭注於淫雨蚤降下云今月令曰衆雨說文衆字注引明堂月令曰霖雨命漁師伐蛟下注云今月令漁師曰榜人說文舫字注引明堂月令曰舫人舫榜音相近固封疆

下注云今月令疆或爲壓蔡邕獨斷引月令曰固封璽然則鄭注所謂今月令卽明堂月令非呂氏春秋也蔡邕有明堂月令章句

決獄訟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釋文作審斷決下注曰一云斷絕句決字下屬謹案傷創折斷四者一層重一層上四句皆二字句下四句皆三字句截然整齊今皆讀審斷決爲句獄訟必端平爲句審斷決三字同義且與下嚴斷刑犯複獄訟上去決字則端平二字亦無所屬矣疋宜改正

錫齡

文王世子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說者皆知其妄矣今案武王九十三而終之說亦妄也成王踐祚書曰沖人邶晉應韓皆成王之弟豈武王諸子皆生於八十後乎邑姜爲武王元妃其年亦當相並成王叔虞皆邑姜子於理更不可通中庸言武王末受命蓋武王克商後六年而崩言其以暮年受命非謂耄耋之年也注家因此致誤遂有文王十三生伯邑考之說愈失之矣

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商告周公曰告汝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如其說武王克商年尙未六十亦一證也

錯文

樂記云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

禮行矣謹案以敬四海之內句文義不協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亦與上下文俱不合蓋錯文也集說引應氏鏞之言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其說甚佳愚謂四海之內四字或當在以敬上其文曰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四海之內以敬天子如此則禮行矣似更明愜

相近

祭法相近於坎壇鄭注云相近當爲禳祈蓋相音與禳近近古音記與祈近故鄭氏以爲禳祈蓋以音之近而誤也陳澔不知古音疑相近禳祈四字音義皆不合故以己意改爲祖迎謂是字畫之誤案篆文相作𥘅祖作𥘅近作𢓊迎作𢓊卻字何嘗相近乎

相禳皆在陽韻詩林杜近與偕邇韻嶽高王近元勇鄭亦云近音記陳氏誤改相近二字猶不知術遂同音而改學記術有序作州有序也

集說又引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謂送之亦必有其禮亦是意爲之說四孟之月迎春迎夏迎秋迎冬皆導迎其氣也豈必有迎卽有送乎

大學中庸

大學中庸二篇程朱自戴記取出以配孔孟之書大學改正尤多如臨淮入汾陽軍一號令之壁壘皆變數百年來遵而從之無可議矣但戴記中猶當載其元文使學者知二書本來面目並知程朱改訂之苦心今惟注疏本尚載元文而不能家有其

書坊刻讀本止存其目學者有老死而不見元文者竊謂急宜補刊庶得先河後海之義

耽

詩釋文湛啟南反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

宗廟之禮節

鄭注云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謹案天子諸侯之祭禮已亡以儀禮特牲少牢饋食參之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長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同姓則爲兄弟則子姓兄弟皆會其長者爲長兄弟餘爲衆兄弟皆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以此言之則所謂序昭穆者言子姓在阼階之東立之禮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各爲一班不相混亂也集注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言室中祖考之位也子孫亦以爲序者言此次立之禮也所謂序爵者兼同姓異姓而言其異姓以貴賤爲序固不必言同姓之有爵者亦以爵之貴賤爲序鄭引文王世子所謂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是也惟無爵者及爵同者則依昭穆爲次耳若如蒙引以序爵爲異姓則同姓之中獨無公侯卿大夫乎若有之而不以爲序不與文王世子之說背乎序事亦以其官別之鄭注引周禮若司徒奉牛宗伯共雞牲是也蓋周人貴爵所

能卽於位別之所謂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也旅酬者祭之事主於事神然神必降福故主人獻食酳尸之後有尸嘏主人主人受嘏之事主人必行神惠故尸爵既止主人主婦致爵主人獻賓及衆賓之後有主人堂下設尊酬賓及兄弟之事又欲神惠之均於在庭故嗣子擧奠之後有賓與長兄弟相酬衆賓及衆兄弟相酬交錯以徧之禮所謂旅酬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所謂下爲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惟已所欲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算爵所謂逮賤也逮賤有二義弟子以有事爲榮一也無算爵時弟子亦在相酬之列得分神惠二也祭畢而尸謖歸尸俎異姓助祭者亦歸俎同姓則留與之宴詩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所以尊賓客親骨肉是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詩所謂樂具入奏入於寢也

方策

方版也策簡也古者大事書之於版小事簡策而已其材有木竹之分其式有廣狹之異左傳序正義云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是也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簡止容一行故以兩句爲對也書酒誥正義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其說未確大抵策之長短靡定簡則二尺四寸耳後漢書曹褒傳撰次禮制寫以二尺四寸簡周磐傳編二尺四寸簡寫

堯典一篇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至簡中容字多少亦無一定大抵少或八字多或三十字不等也漢書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蓋三家之所脫者中古文有之而其所多之字與簡數悉合所以證中古文之足信也而每簡之止容一行亦可證矣簡狹而長編簡者當於簡頭爲孔按其次第以韋貫之夫子讀易韋編三絕是也

蒲廬

詩毛傳云果蠃蒲盧也故鄭注以蒲盧爲土鼈說文所謂細要上蠶者是也釋文亦云今之細要蜂也一名蠙蝸此自不易宋沈括以爲蒲葦殊爲創解朱子采之或謂與樹字關合邪但古人文字變化正不必取其一類祇進一步言其速耳且蒲葦之生亦必積月累時果蠃之化不過七日其速甚矣似仍以古注爲確朱子作或問謂此瑣碎不足辨固知章句之有未協矣

脩身以道修道以仁

脩身以道此身日在道中道無不盡即身無不脩也脩道以仁仁字即指惻怛慈愛說經綸天下之大經即此脩道也肫肫其仁即此脩道以仁也蒙引謂仁字兼三達德不可從章句謂能仁其身句亦不可泥

華嶽

華山太華山也嶽山吳嶽山即禹貢之岍山也孔疏引地理志

云吳嶽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在雍州案周禮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爾雅河南華河西嶽華嶽自是二山此處所稱乃與河海對文也

鄭氏誤讀

鄉飲酒義云尊讓絜敬云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鄭氏讀故聖人制之以道爲一句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爲一句案鄉飲酒禮有賓有主有介有僎有衆賓而酒者主人所設則當言主人尊於房戶之間不當混言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且鄉飲酒大夫爲主人則又當言大夫尊於房戶之間不當言鄉人士尊於房戶之間自冠義至聘義六篇皆列儀禮經文於上而釋之於下尊於房戶之間儀禮經文也賓主共之記者釋經也然則尊於房戶之間之上不得有鄉人士君子五字明矣竊謂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二字當作一句讀故字結上非起下道猶道之以德之道謂聖人制此禮以道鄉人士君子耳再連上文讀云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則其義自明下文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別爲一義與上無涉

集說錯誤

元陳可大澔集說好以已意改注疏其中有斷不可通者約舉數條如曲禮奉席如橋衡鄭注云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榦榱衡上低昂疏云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釋文云橋居廟反集說分橋衡爲二而爲之說曰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乃奉席之儀也夫以橋爲橋梁之橋橋所以濟人不必皆高或有高者則中高而左右下奉席者若如此狀則不得如衡之平矣況秦漢以前名梁不名橋邪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注云謂講問之客也函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疏云所布兩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集說云兩席並中間空地其一丈則於函字不合矣且兩席之間止空三尺三寸有奇古尺當今尺十之七則爲二尺三寸有奇矣如此迫狹或可接膝容談何足以指畫乎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注云士師謂兵衆士之爲兵師之爲衆有何可疑集說乃云士師非所當警備者而亦舉類以示衆或者禁止暴橫之意歟則以士師爲刑官矣不特士師之來無庸警備且自遠見之何以遽辨其爲士師乎

席蓋不入公門注云席蓋載喪車也疏云喪車蓋也與下重素爲類惡其不祥也集說分而爲二曰席所以坐臥外九室九卿朝焉獨不坐乎曰蓋所以蔽日與雨庫門郎門去公宮尚遠

雨與日能不蔽乎是有意與古人爲難矣

文王世子文王之爲世子也注云題上事下有教世子句注云亦題上事下又有周公踐阼句注云亦題上事蓋古書有此例爾雅釋天等篇如此者甚多集說既引石梁王氏之說以爲衍文下又自爲曲說殊屬無謂

玉藻登席不由前爲躐席疏云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集說云此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如此說是登席當由前也鄉飲諸禮及鄭注皆誤矣柳思布席雖密豈無容足之地若數人共一席獨不可由後升乎陳氏此條尤謬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疏以讀書食則齊爲句蓋空坐則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及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也豆去席尺則書去席尺可知集說以讀書食爲句引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眞是費解

少儀凡羞有湆者不以齊疏云湆汁也羞有汁則有鹽梅齊和若食者更調和之則嫌主人味薄卽曲禮所謂無祭羹也集說以湆爲大羹此言凡羞非祭祀非饗禮不知大羹何來且大羹不致此又何待說邪

坊記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注云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正與上

事之違針對集說以男行而女不隨親迎而女不至釋之與上恐事之違也句何涉

集說所采大率取之孔疏或以疏文太繁約舉其說此亦不得不然然纂述之體直載其書名以已意約舉其義者則不必載其名今案集說有約舉其義者或加疏曰二字有直載其文數行者反不加疏曰二字并有以疏說嫁名他人者如石梁王氏未詳何人陳氏屢載其說實多疏謬又有浩齊者亦不知何人集說不載其姓其說亦即疏說陳氏豈欲采疏說而畏人議之乃更爲此展轉以示其采用之博不專一書歟似失纂述之體矣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二終

學海堂
高郵李進士惇著
漢冀生員樊封校

手文

隱元年傳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昭元年傳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頗疑虞字魯字筆畫太繁正義曰石經古文虞字作欲魯字作狀如此則與手文相似矣今說文猶有狀字爲字古文亦作㠯皆與手文合也

五始

元年春王正月曰元年者人君卽位之始年也正月者一歲之首月也曰王正月者春秋魯史而所用之正朔稟於天子故曰

王正月也於王字於春字下者春爲四時之首百王所同而正月則時王之所定也元年春王正月六字固魯史之舊文左傳更加一周字者所以別於夏殷之正也自緯書有五始之說漢儒董仲舒何休因之杜氏亦襲其說宋胡氏亦因之遂以此爲開卷第一義不知元日元祀月正正月其來已久古器物亦多稱王正月非夫子所創之新義也義本易明而諸儒強爲推衍似失之鑿矣

及其大夫

弒君而書及其大夫者春秋有三孔父仇牧荀息是也孔父有正色立朝之節仇牧有不畏強禦之忠荀息雖失匡諫而能不負所託忠於所事皆春秋所深嘉故特書之公羊以三人爲賢是也左氏亦無貶辭杜氏拘於傳例謂三人書名皆貶辭因謂孔父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仇牧不警而遇賊無善事可褒荀息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其說可謂舛矣經書弒君凡二十四其餘諸臣皆賢於此三人而得不貶乎抑將正此三人之罪爲弒君者分罪乎聖人作經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初不以名與字爲褒貶書名書字史家自有其文夫子特因其舊耳劉氏敞曰名其君於上不得字其臣於下此亦不然國君不生名薨則以名赴史家因而書之大夫無生卒之別沒則稱字此自各不相蒙不以名與字爲尊卑之所在也

穀梁以孔父爲字杜氏以爲名唐啖氏助曰孔字父美稱也孔

氏之先皆以字連父豈皆名乎春秋時如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孔子之氏正以先祖之字爲之則其名嘉而字孔甚明其孔父嘉連舉者如宋蕭叔大心鄭祭仲足之類杜以蕭叔祭仲爲名亦誤也以名爲貶固非以字爲褒亦不然蓋春秋之美孔父在及其大夫四字不在稱字言大夫則見其不失職言及其則見其不避難仇牧荀息皆然不以名與字爲異也穀梁曰爲其祖諱也其說亦是春秋雖非孔氏家傳然或本爲孔父嘉聖人節去一字於義亦無害也

杜氏因書名而定其爲貶此說經一大障蔽又從爲之說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矣

紀譌爲杞

桓二年杞侯來朝三年公會杞侯於郚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穀梁經文惟桓三年與左傳經同二年及十二年作紀侯公羊經則三處皆作紀侯謹案紀侯尊杞則春秋初年已稱伯後更稱子此三年杞侯皆紀侯之誤當以公羊經爲正程子曰自紀滅後經不復稱杞侯矣諒哉

失地稱名

曲禮云諸侯不生名失地名滅同姓名然春秋時滅同姓者甚多皆不書名惟衛侯燬書名朱子謂因有衛侯燬卒而誤衍者是也惟失國之君書名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程子謂大爲紀侯名較大去之說甚爲平正至桓公七年書穀伯綏鄧侯吾離來朝則公穀失地之說是也是時鄧尚未滅豈爲國所逐而出

歟不可考矣要之左氏賤之之說非也

紀當爲已

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胡傳云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獨取穀梁之說蓋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謹案胡氏據穀梁傳而不知穀梁之說不如是也今考穀梁傳云其不地於紀也范甯解云春秋戰無不地即於紀戰無爲不地也鄭君曰紀當爲已謂在魯也字之誤耳得在龍門城下之戰迫近故不地楊士勛疏云傳其不地於紀也者春秋考異郵云時戰在魯之龍門故何休難云在紀無爲不地康成云紀當爲已在龍門城下故不地何休注公羊亦云戰魯龍門兵攻城池恥之故不地是皆以紀爲已非紀國也不知字誤而錯解穀梁趙匡已然胡氏又踵其失亦鹵莽矣

此戰內以公主之外以齊宋主之魯與鄭爲一黨紀則求庇於魯者齊與宋爲一黨衛燕則從其役者宋之所怨者鄭而前年魯棄宋與鄭十二月及鄭人伐宋則更怨魯齊之所欲取者紀而魯常庇紀則又怨魯故四國伐魯魯侯紀鄭兵至而始與之戰故曠日持久兵遂深入也紀先於鄭者侯爵也齊雖侯爵而屢先於宋者國大兵強也

送媵結盟

莊公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此

條說者有三失誤貶公子結一失也誤解陳人之婦二失也誤解於鄄三失也杜氏預曰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胡傳曰譏其輕以失人也孫氏復曰結矯命專盟故書遂以惡之又云秋盟而冬加兵非所以利國家是皆誤貶結也案諸儒矯制之說雖正而結之志安國家非翬溺專命之比齊之伐魯自因魯納鄭詹非因鄄之盟也宋與陳奉齊之命亦非因結失媵陳之好也鄄之盟卽無濟於事豈反因此招戎乎聖人據事直書結稱公子固非嘉之盟稱遂及亦非惡之也劉氏以陳人爲陳大夫胡傳以陳人爲微者皆誤解陳人也案媵雖淺事而非諸侯之女嫁於諸侯則魯不必往媵況遣卿致之乎其不言陳侯夫人者穀梁所謂略之者是也因媵而盟書之意在盟不在媵也程子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吳氏徵謂媵乃結之私事皆誤會於鄄也案孔疏云爲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鄄爲衛地陳取衛女結送媵向衛至鄄停女會盟蓋自魯至衛都鄄乃必由之路適至於鄄聞齊宋之謀而遂及之也此節句讀當以公子結媵陳人之婦爲句於鄄另作一句不當混作一句讀

虛邱之戍

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左傳云虛邱之戍將歸者也如傳文則是公敗邾之戍兵而不詳其所以敗之由杜解云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邱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謹案齊自爲魯誅亂魯復請

而葬之者正義所謂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爲國家之大計者是也殺哀姜者齊人邾不必以是而欲侵魯齊魯本無怨惡亦不因送喪而始懼也何休云公怨邾以夫人與齊故敗之亦不合事情僖公之於哀姜非有母子之情也竊謂以經文觀之當是邾來伐魯而公敗之也傳例曰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莊十一年公敗宋師於長勺夏公敗宋師於乘邱十一年公敗宋師於鄑書法正同下云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鄑亦相類想邾人既送哀姜爲魯除害或亦如莒人索賂之事耳然則左氏不足據乎案左氏文簡服虔注本以虛邱爲魯地或是邾人乘魯之亂取虛邱而戍之至是知其不可守舍之歸國故過魯而爲魯所敗耳去古久遠難以已意逆斷要之何氏杜氏之說則灼見其非也

風馬牛

僖四年傳云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杜解云馬牛風逸乃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謹案牝牡相誘曰風書馬牛其風是也尚書正義亦引此爲證賈逵云風放也風馬牛不相及言其相去之遠也杜氏舍常解立說於文義終不分明

縮酒

僖四年傳無以縮酒杜解云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謹案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曰蕭字或爲茜茜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浚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杜解蓋本於此然案後鄭云茅以共祭之苴

亦以縮酒茸以藉祭縮酒沛酒也醴齊縮酌如後鄭說則茅有兩用縮酒亦必兼二義乃備一取其歃一取其潔郊特牲曰縮酒用茅則沛酒之用尤大杜專用鄭大夫說遺郤沛酒一層於義未備

高梁

高梁一地而杜解三處互異僖九年傳齊伐晉及高梁而還注在平陽縣西南十五年傳明年其死於高梁之墟注在平陽楊氏縣西南二十四年傳使殺懷公於高梁注在平陽楊縣西南案平陽縣爲平陽郡治今臨汾縣也楊縣今洪洞縣也在臨汾東北五十里注皆云西南方向已屬不合至楊氏縣則漢志晉志皆無之此注氏字蓋羡文也案昭二十八年傳僚安爲楊氏大夫注亦曰平陽楊氏縣蓋因僖文有楊氏字後人遂誤衍氏字遂并十五年注亦衍氏字也若僖九年注則陽字下脫一楊字耳其實四處注皆當作平陽楊縣西南也

虢射

虢射見僖十四年傳杜解云虢射惠公舅也案莊二十八年傳云小戎子生夷吾則虢射非惠公舅也杜氏蓋本國語公曰舅所病也之語然彼處韋注云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則固不以惠公爲虢射之甥矣韋說似勝杜解

二注互異

僖二十年傳公子士洩堵寇入滑杜解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傳公子士洩堵俞彌伐滑杜解云堵俞彌鄭大夫案杜意以

前伐滑爲公子士及洩堵寇二人後伐滑爲公子士洩及堵俞
彌二人各不相蒙也鄭有洩氏隱五年洩駕七年洩伯僖三十
二年洩駕又有堵氏僖七年堵叔襄十年堵女父襄十五年堵
狗故杜分洩堵寇及堵俞彌爲二族然案前後二役似皆此二
人洩堵寇即洩堵俞彌蓋一人而二名或洩堵其氏而俞彌及
寇爲其名若字也鄭公子多不可考杜於前則以洩字屬下於
後則以洩字屬上似非再案宣三年傳文公子士則洩
字屬下無疑

城父父城

僖二十三年傳遂取焦夷杜解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
十四年傳邢晉應韓社解應國在襄陽城父縣昭十九年傳大
城城父而實太子杜解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今檢漢晉地志漢
沛郡有城父縣晉分沛郡置譙國城父遂屬譙國杜云夷在譙
郡城父縣者是也至彼二處城父並當作父城漢父城縣本屬
潁川郡晉分潁川置襄城郡父城遂屬襄城漢志父城縣注云
應鄉故國周成王弟所封杜解蓋本於此其當爲襄城父城縣
無疑曰襄陽者亦傳寫之譌也楚實太子之處亦在此地杜解
亦當云父城蓋此地春秋本名城父而漢晉志並作父城者蓋
漢時因沛郡有城父縣而改作父城耳

沈尹

宣十二年邲之戰孫叔敖令尹也而將中軍者爲沈尹案沈尹
前此未見後惟成七年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再見而已其他

事迹無考注云沈或作寢寢縣也是說作縣尹矣正義云楚官多名曰尹是以爲連尹工尹之類如其說其官亦遠在司馬右尹下不當將中軍也今案韓詩外傳所載楚樊姬之事與淮南子劉向新序並曰虞邱子（史記說苑亦同）惟外傳則曰沈令尹乃知沈尹即虞邱子本爲令尹故外傳曰沈令尹令尹者其官沈者其氏或食邑也既而以孫叔爲賢薦之於王使爲令尹而已讓之故是時但曰沈尹也因其本爲令尹王所親任故職掌在子重子反之上耳又案宣四年越椒既誅而孫叔至宣十一年始爲令尹前此八年爲令尹者其沈尹歟

五叔無官

定四年傳五叔無官杜云管叔鮮蔡叔度霍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蓋據僖二十四年文昭之名以爲此皆太姒子也然案書顧命有毛公同以太傅兼司空者非無官也故王肅謂畢毛皆文王庶子史記載毛叔鄭杜云聃亦誤或傳寫之譌史記管蔡世家有曹叔無毛叔以無官之說案之則史記爲長蓋無官者未爲王朝之官也杜謂曹與周公異母者以上言五叔無官下又獨提曹說也不知上言五叔乃有官無官之異下言伯甸乃封簋尊卑之異豈相妨乎

戊爲疾甥

哀十一年傳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則悼子慭之外孫也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注云夏戊悼子之甥以二十五年傳云彌子飲公酒

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夏戊子爲疾從孫甥則戊當爲疾甥也然上文止言懿子納公子慭之女下云故夏戊爲大夫意不相貫當是懿子之女又妻夏戊之父也以親屬言之夏戊當是公子慭會孫杜氏未會注明疏亦當爲補出

韖不从衣

哀二十五年傳褚師聲子韖而登席注云古者見君解韖案此亦隨文解之耳古人禮服未聞著韖皆用行縢詩所謂邪幅內則所謂偪柜五年傳所謂帶裳幅舄是也禮但著脫屨解履納屨之文而不聞解韖祇此一見蓋著韖非禮故衛侯怒之卽以足疾爲辭而猶不解也其曰君將殺之蓋足疾或有臭味達於行縢外也說字从口說聲今監本或作誶或作敓皆非韖字从韋以皮爲之或从革从衣者非

凡例

春秋一書義嚴文簡其義理事迹有讀經文而自明者有必攷其事而後通者左氏采各國之史廣記備言令學者原始要終以知其義其有功於聖經甚大若其創立體例以己意爲說時或不無錯謬此其所短也注釋之家於其是者曲而圜之於其疑者闕之可也杜氏以絕倫之才癖嗜左傳於天文厤數地理世族詳考博證燦然成一家之書自鄭康成外其餘注家莫之先也然其中有一大障蔽蓋其初意欲專信此書以正公穀之妄遂并其不可通者亦強爲之說說之既久遂以爲必當如是

覩釋例中反覆辨論直是實見其然並非爲護傳起見矣杜氏序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今案五十凡中如宣四年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此爲周公之舊法乎柳孔子之新意乎五例中如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書齊豹盜爲求名而亡三叛人名爲欲蓋而章聖人之意果如此乎其言曰預今所以爲異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杜氏之自以爲度越諸家者其受病亦即在此矣

三傳

三傳以左傳爲長與二傳相傳陋說迴殊鍾氏謂左氏爲大官而譏公羊爲貧餅家數洵不誣也兩漢儒者多信公羊直是逢時逐臭穀梁之說半與公羊說同其餘亦多迂謬然棄瑕取瑜其中亦多可采公羊中如以王爲文王以祭仲爲行權以齊襄爲復仇以宋襄爲文王以趙盾爲行仁悖理傷道不過數大條穀梁中如去其例時例月例日支離破碎之談其中亦頗有勝於左氏者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諸子雜家之說尚多可取況二家傳授爲聖門之支流餘派乎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三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高郵李進士惇著

學海堂

羣經識小

論語

今所傳論語本較釋文多異如患不知人也釋文無人字炙其爲爲政下釋文有也字吾與女釋文作爾巧言令色足恭章釋文云一本此章首有子曰字恐非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釋文三人上有我字必有作必得子疾病子路請禱鄭本無病字釋文云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子有亂臣十人釋文無臣字注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沒階趨進翼如也釋文無進字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釋文無季字亦各言其志也釋文無也字吾得而食諸釋文吾字下有焉字子言衛靈公之無

道釋文作子曰邱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無爲是二字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無後世二字是魯孔邱之徒與釋文作孔子之徒與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作不弛蓋今本與唐初之本又多違異也

孔子生卒

集註序說云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生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年七十三案公穀書孔子之生皆在襄公二十一年穀梁書於十月之後是也公羊傳書十一月庚子一字衍文乃傳寫之誤觀下書十二月庚辰剡及陸氏釋文可見史以爲二十二年非也左傳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孔子卒推長歷四月無己丑己字乃乙字之誤蓋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依夏正則在八月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卒依夏正則在二月歷年凡七十四也

北辰

天行至健其南北兩端不動處如門之樞獨言北極者以其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也不言北極而言北辰者辰是無星之處今所指爲極星不過近極之可見者耳非北極也極如輪心雖動不離本處其外則二十八宿左旋五星右旋皆還繞此極也

孝乎惟孝

古本以孝乎惟孝爲句白虎通後漢紀以及潘岳閒居賦夏侯湛昆弟誥陶潛卿大夫孝傳贊皆用其語自古文尚書出並改

論語句讀以就之不知書云爲句自是引書常法若單拈一字以唱歎之則古未有是也

蔡邕石經作孝於惟孝乎字可讀斷於字亦可讀斷乎

八佾

隱五年傳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杜解云人如佾數二說以服爲長如士止四人豈復成樂邪顧亭林引女樂二八以駁之是也

繪事後素

案考工記所謂素功謂白采也青赤黃白黑謂之五采故白亦采也鄭注後布之恐其漬汚也謂先布青赤黃黑四采而後以白采加之所以云後素功也今以素爲粉地與考工之文風馬

牛矣

使民戰栗

案陸氏釋文及爾雅疏古本原作哀公問主於宰我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復立其主故問其所宜本也宰我之對本自切當但不當附會使民一句耳魯以相忍爲國哀公懦弱尤甚不能制其強臣而徒望其威民何爲夫子所以責之也

反坫

堂上有東西兩楹楹柱也兩楹之間當堂之中而外近廉也主酬酒以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以酬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國君相見之禮賓主飲畢皆反此虛爵於坫上然後拜大夫則無坫案古注圖說坫以木爲之

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坫在尊之外故曰出尊又云崇坫康圭朝
聘時尊圭於此其制亦相仿也案坫字從土乃築土爲之爾雅
垝謂之坫內則士于坫一凡士臺可庋物者皆謂之坫也

木鐸

鐸如今之鈴中有舌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其金口而金舌者
謂之金鐸金口而木舌者謂之木鐸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
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

南容

南宮縚字子容又名适此一人也南宮敬叔仰仲孫閱又一人
也敬叔與無忌同母稱敬叔者固孟懿子之弟也周制君承

卿承氏敬叔爲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也

瑚璉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
璉也

甯武子

武子保身濟君事見僖公二十八年及三十年傳蓋晉文出亡
過衛而文公不禮及五鹿至乞食於野人此舊怨也及反國創
霸之時衛成公適從楚伐曹之役衛又不許假道此新怨也但
城濮之捷衛已出君而使叔武受盟受盟之後晉已復衛侯矣
不意成公無道未入國既殺無罪之元咺既入國又殺孝友之
叔武元咺挾其私讎以告於大國晉人借其新釁以報其舊怨

斯時爲武子者欲爲君地而君之理先不直外制於強晉怨結於元咺蓋已知身之不能保君之不能濟矣幸而晉憐其忠醫薄其酖獄中之衣食得以親視魯侯之納玉得以見從此武子意外事也謂其必能保身濟君是照管不可及不照管愚字矣

夷齊

孤竹君殷時諸侯墨胎氏依陸氏釋文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皆謚也漢地里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今北直永平府

怨乎

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至漢儒不疑猶引此以斷衛太子之事則在春秋時可知矣

然則曷之癈宜也輒之立亦宜也以靈公而廢蒯聵蒯聵無辭以輒而拒蒯聵則輒將何以爲心矣此怨乎一問最爲深切也

葉公

葉公是楚國第一流人物賢智素著觀其定白公之亂已得大體此番問孔子於子路斷不可唐突葉公爲門外漢也集注後說最是觀下節夫子之言可見

泰伯

金仁山曰案詩太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太王基之且遷岐在小乙之世至高宗而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安得有翦商之志哉況太王方奔國於狄人侵豳之時而乃欲取天下於商

家未亂之日決無是理

僖五年傳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顧亭林曰不從者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與僞頌誇張之說實屬風馬集注誤合爲一者杜解誤之也

大宰

閻百詩曰大宰鄭康成以爲吳大宰嚭哀七年夏吳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大宰大宰嚭悅故以大宰屬吳然陳亦有大宰檀呂吳夫差侵陳陳大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也集注不當遺之

縕袍

玉藻纊爲纊縕爲袍鄭注云衣有著之稱纊今之新綿縕今之纊及舊絮疏云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案爾雅褞袍也蓋有表有裏又有著之衣若今人之綿袍也但古無木棉著皆以絮爲之絮絲餘也蓋絲之亂者如今之絲綿是也鄭謂纊爲今之新綿縕爲今之纊及舊絮者指漢末而言古以新綿爲纊舊絮爲縕漢則以精者爲綿而粗者爲纊古今語異也疏說未明晝集注以縕爲枲蓋本漢蒯通傳東縕請火之說然以枲爲著恐其太寒不如仍從許鄭諸儒之說以爲舊絮也

大公門章

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也諸侯無皐應二門其庫門卽郭門也路門以內卽路寢雉門居其中縣象魏於此奇服怪民不得入此云大公門謂雉門也

門有兩扉在西者爲左扉當闔不啟惟大賓至乃啟其餘君臣出入皆由右兩扉之中有闑其兩旁皆有楔君由門中行臣則偏於門之西傍中闑而行也

門屏之間謂之宁君日視朝處也視朝不過俄頃過此則爲虛位堂路寢堂也君視朝後退適路寢聽政大夫有事入告則由路門入過位升堂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正謂此也出者

入鞠躬而趨出路門也復其位復過君之虛位也若泥定其字以爲己之位又何必踧踖乎

圭

周禮典瑞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注云璋以聘后夫人疏云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者桓圭以下也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瑑之而已案此所執之圭卽瑑圭也瑑圭亦須自典瑞不得以桓信等當之且聘禮以還圭璋爲重禮若是封國之圭何得不還而乃以還爲重禮乎朱子集注雖沿包咸之誤然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矣何不追改集注耶

惟裳

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旁爲襞積即今衣摺也縫在摺中至深衣之類則斜裁之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則腰半而齊倍所謂省所當省也

食不厭精

鑿通作糱說文云糲米一斛舂米九斗釋名云糲米一斛舂米八斗精米也則精鑿皆有定名然此處與細字對文卽作活字亦可包精鑿也

膾不厭細

少儀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注云聶之爲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其制與今之肉絲相似蓋烹飪既與凡肉皆從火化惟膾則用生肉切蔥若薤實之醯以柔之必切之極細乃易熟若粗則不能急熟故害人也案不厭二字祇作以是爲善解便足不必又周旋必欲如是一層也

必與瓜近

必字從八弋聲文作㣺與瓜相近而誤

君祭先飯

玉藻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此謂君命之祭必先飯以示不敢當客禮也又云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惟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宰自當嘗羞臣既不祭則不必嘗俟君食然後食也

此節既言君祭是不以客禮待臣於禮不必先飯而夫子亦先飯者敬謹之至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集注未明皃

行行

行字古音平聲入陽韻去聲便當入漾韻其轉入庚敬韻者後世之音也

吾與點也

三子承知爾之問兵農禮樂言志之正也點之志却是別調夫子獨許之者亦以見眼前眞樂在已者可憑事業功名在人者難必喟然一歎正不勝身世之感也集注索之太深亦不免於夸矣

司馬牛

魯哀公十四年桓魋謀弒宋公公伐之魋入於曹以叛曹人叛之邾人衛侯復奔齊蓋魋受寵於公皆恩謀亂其兄向巢其弟子頎子車皆與同惡此牛所以憂也

案向魋既奔衛牛致邑與珪而適齊及魋復奔齊牛復致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因過魯而卒於魯郭門之外此憂想當其時故死生富貴子夏以解其意未幾而卒則或以憂而死矣

有若對曰節

注魯自宣公稅畝案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穀皆以爲履畝而稅蓋以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擇其精者征之惟左傳有穀生不過藉之說杜氏因以爲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亦不知餘畝

何指集注因下文二字復以爲逐畝十取其一不知十分取二是哀公時事未必宣公時已然也得毋自宣公後積漸而致也歟

盪舟

陸地行舟事之所無說者多以罔水行舟傅會不知是孔傳之謬案鄭注云舟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頹頹使人推行之蓋即從流忘反之意又案汲郡紀年載羿與斟鄩戰覆其舟說與楚詞天問同乃所謂盪舟也論語集解所載孔注多涉淺陋疑非其眞作孔傳者遂以此解尚書集注又取其說以解論語均失之矣

集注羿滅夏后相而篡其位案夏后相啟之孫仲康之子也

西年傳云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哀元年傳云昔有過浇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是滅相者寡也而非羿也

諒陰

喪服四制諒闇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陰亦作闇闇即廬也謂倚廬之廬儀禮翦屏柱楣鄭注云所謂梁闇也

卷懷

集注如孫林父甯殖放衛侯之謀不對而出案甯殖當作甯喜孫甯逐君事見襄公十四年蓋衛獻公以無禮輕率見忌于大臣孫文子欲逐君訪于伯玉伯玉遂行從近關出公既出奔衛人立公子剽二十年甯殖卒遺命其子喜納君二十六年喜復訪

于伯玉伯玉拒之遂行

竊位

案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己爲之或爲司空而兼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屬官無容不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

五世四世

文公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左傳謂襄仲殺惡及視公羊傳曰卒者孰謂謂子赤也集注蓋從公羊之故宣公之初大權皆在襄仲宣公廢立襄仲主之季文子輔之故宣公之卒季文子逐歸父而大權歸仲卒公孫歸父猶有寵至宣公之卒季文子逐歸父而大權歸季氏矣祿去政逮是一串事去公室則入私家矣此論蓋發於哀公初年五世則成襄昭定哀四世則文武平桓也

昭二十五年傳云政在季氏三世矣杜解文子武子平子知悼子未立不當數之也

齊人歸女樂

注引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案左傳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孔子相儀蓋上相當用卿孔子是時爲小司空是下大夫以其知禮故使相儀所謂攝行相事謂此耳非使爲卿也十二年墮郈墮費夫子實與其謀亦因郈費方叛而二家從之耳齊以女樂沮孔子因夾谷之會齊未得志恐魯遂用孔子耳史所云爲大司寇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誅少正卯皆非事實也

耨

耕是一事覆種又一事不應一刻之間旋耕旋覆種也案耰有二義孟子播種而耰之說文徐注謂耰爲摩田器布種後以此器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覆種者是也此處之耰卽齊語管仲所云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韋注云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之也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耰之注耰耡也史記龜策傳耕之耰之耡之耨之其事皆與耕相連在布種之前也

虞仲

以虞仲爲仲雍自班志始然泰伯虞仲之讓與夷齊同夷齊並列不當獨遺泰伯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不當顚倒次序仲雍爲吳之君不當稱之爲民亦不得爲逸既君吳國不得謂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廢之事疑別有虞仲而今不可考如夷逸朱張之比耳

亞飯三飯四飯

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晡食暮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不言初飯者魯侯國不得比於天子之制與或有其人而此時未去與

權量

日知錄曰權量皆古小今大至唐時則一斗當古三斗一兩當古三兩觀孔疏及通典史記正義其說皆合案沈括筆談載唐斗於宋祇得十之九又案元史宋斗視元祇得十之七通計古十斗於元止得二斗一升也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五

學海堂

高郵李進士惇著

羣經識小

孟子

序說云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遊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日知錄曰史記魏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爲王者則非追尊之辭

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當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卽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爲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今案惠王卽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爲二人誤耳

魏世家襄王五年子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地於秦今案孟子書惠王自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據紀年周愼靚王之二年而魏惠王卒其明年爲襄王元年又二年燕噲讓國於子之又二年爲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皆合然孟子在梁不久適梁在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卽行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之元年故也竊謂顧氏之說確鑿可據

河內河東

河內河東皆指黃河而言也河自今大同府之西自北而南今平陽府蒲州府等處皆在大河之東卽漢河東郡地也自華陰折而東流過底柱孟津自大伾又折而北流以入海今懷慶府一帶正在大河環繞之地故曰河內河南則爲河外矣

西喪南辱

集注後又數獻地於秦此襄王五年七年事與楚將昭陽戰此

襄王十二年事依史記皆在惠王後若從紀年之說以襄王十六年爲惠王改元之年則皆合矣

轉附朝儛琅邪

轉附朝儛二山在今萊州琅邪依注爲今沂州府地皆齊之東境也漢郊祀志琅邪在齊東北師古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與此南字不合案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並勃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罘南窮琅邪三月卽此琅邪也今諸城縣東百五十里有琅邪山

萬鎰

鎰與溢同儀禮鄭注云二十四兩曰溢趙注云二十兩談萬鎰是極言其多集注云愛之甚也正以其貴耳蒙引以對下治國家而曰雖萬鎰之少則文義不通矣

齊人伐燕

史記以伐燕爲齊湣王事然孟子未嘗事湣王自當以孟子爲是

置郵

許氏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卽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驛館矣集注郵馳馳卽驛傳遞馬可釋置字不可釋郵字也

夫里之布

顧亭林曰有夫布有里布周禮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

里布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種桑麻也布泉也康成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此里之布也所以罰游惰也閻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注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此夫之布也所以賦閒民無常職轉移職事者也曰掌其九賦者言閒民不獨在九職中亦在九賦中也案此則夫里之布皆有著落集注止引載師文而以爲夫之征誤矣

集注市宅之民仍以廛爲市廛亦非也此五條曰天下之士天下之商天下之旅天下之農天下之民較然分明不如作民廛說爲得蒙引以願受一廛而爲氓釋氓字致確

持戟之士

持戟之士蓋侍衛之兵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若以爲戰士則軍有常刑不待問矣

季孫子叔疑

趙注以季孫子叔二人爲孟子弟子宋時皆封爲伯不知其無是人也集注以通節皆引季孫之言此趙注爲得而云不知何時人蓋其慎也今案季孫當即魯之季孫子叔氏亦魯之世卿也陳曙峯世族譜云叔肸爲魯宣公母弟其子名襄齊是爲子叔聲伯聲伯子叔老是爲子叔齊子齊子子叔弓是爲子叔敬子敬子子叔輒字伯張輒弟叔鞅鞅子叔詣昭二十五年見穀梁傳作叔倪詣倪疑三音皆相近子叔當即叔詣歟詣以昭二十九年卒無不用之事詣之後有叔還叔青還爲叔弓會孫青爲還子不用而使爲卿之事亦不可考矣叔詣之時季孫爲季

平子平子逐昭公叔詣實心乎公室者穀梁傳叔倪之卒季平子曰叔倪無病而死是天命也其不滿於倪可知與此節語亦合季孫其殆平子與不可悉知也要之二人皆爲魯人無疑

之楚過宋

自滕至楚皆由東北而西南宋亦在滕之西南其爲迂道無幾但不見孟子卽由彭城南下不必至宋之國都卽以爲迂道見賢可也

諸侯耕助節

說統曰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見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下又是孟子解禮

六律五音

史記曰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如黃鐘之數八十一倍之爲一百六十二是倍其實也以三除之得五十四是三其法也林鐘之數五十四四之爲二百一十六是四其實也亦以三除之得七十二是三其法也餘皆仿此所謂三分損益也律呂相間爲圓圖自黃鐘左旋至林鐘林鐘左旋至太簇皆隔八位以下仿此所謂隔八相生也黃鐘宮八十一生林鐘徵五十四林鐘上生太簇商七十二太簇下生南呂羽四十八南呂上生姑洗角六十四姑洗下生應鐘則爲數四十二又三分之二不成整數此音所以止於五也以角之六十四九之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宮變徵二聲變宮得三百八十四變徵得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此變聲所

以止於二也

全律之聲爲正聲半律之聲爲子聲以還相爲宮之說通之十二律皆可爲宮可作圜圖照相生之序衍之但黃鐘大呂太簇三律爲宮則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可不用子聲若餘律爲宮則商角徵羽或長於本律則不得不用子聲所謂半律以濟其窮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進退無禮蒙引有二說一謂其去就之間不以禮一謂其動靜之間不以禮困勉錄謂前說可該後說不若存疑專主前說爲是愚案事君無義未能以道事君也進退無禮未能不可則止也時解專主蒙引後說大非

諸馮負夏鳴條

諸馮金仁山謂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今蒲州府永濟縣是負夏衛地史記五帝紀云舜販於頓邱就時於負夏鳴條爲湯與桀戰處在今解州戴記竹書史記皆云舜崩於蒼梧之野與孟子異

禮爲舊君有服

檀弓正義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

服此則大夫身不爲服惟妻與長子爲舊君耳其三爲舊君注云大夫去君歸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於外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爲之服齊衰三月並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惟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違大夫之大夫皆得反服其得爲反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避仇難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對齊宣王云云與雜記同也案此疏辨析明暢則此章所云與檀弓雜記正合足補儀禮喪服之不備而與喪服三條皆不相涉集注當引檀弓雜記以證之而不當引儀禮也

詩亡

潛室陳氏曰雅詩多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公卿大臣規誨獻納之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

公行子有子之喪當是其長子也古者長子承祖父爲之服斬衰故公卿皆往弔焉俗解不知古禮解作有爲人子之喪則檀

弓子路有姊之喪亦將曰有爲人姊之喪乎可發一粲

進右司

進右司進之使就已位也與揖巫馬期而進之進同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相讓則揖進人則揖與言則揖故兼言揖

槭棘

趙注云槭棘小棗所謂酸棗也集注因之然案爾雅釋木云槭酸棗注云樹小實酢則酸但釋槭字於棘無涉釋木又一條云終牛棘注卽馬棘也當引此以釋棘字槭棘二木不當混而爲一也

淇

閭百詩曰趙注云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此解淇與河西甚明確葢古者河自大伾而北河之東爲齊地河之西則衛地也又案大河自塞外入中國自西南而東北又自北而東又自東而南又自南而東又自東而北入海其最外大河之西則爲甘肅省地漢河西五郡是也其自河南朔方折而南流者河西爲今陝西地河東爲晉地魏嘗獻河西之地於秦是也其自大伾折而北流者爲今衛輝府地此河西是也

華周杞梁之妻

杞梁華周戰事見襄二十三年傳又說苑云杞梁與莒戰鬬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隋而隅爲之崩案左傳載記

說苑皆無華周妻哭之事不過連類而及如禹稷過門不入耳

南陽

南陽葢齊地與魯接者僖二十五年傳晉於是始啟南陽杜解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葢在太行山之南河之陽也又襄二十三年傳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杜解東陽晉之山東魏郡廣平以北葢在太行山之東河之陽也此云南陽葢在泰山之南汶水之陽卽汶陽之地也公羊閔二年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注云南陽齊下邑疑卽謂此也

軔同仞

夫子之牆數仞集注云七尺曰仞葢用鄭康成說也此云八尺曰仞則用僞孔傳之說非是葢古人尺度皆取則於身說文仞

舊儀曰一尋八尺漢書注並同程易田語余曰人兩手橫度之則布八尺竪度之祇七尺故度廣曰尋高深曰仞其說精當之至

王子有其母死者

練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注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無厭於嫡母之說集注誤矣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五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六

羣經識小

孫譌爲遜

高郵李進士惇著

學海堂

遜遁也孫順也古字並作孫後有孫遜二字一从辵則爲遁一从心則爲順字形文義皆截然不可混說文心部孫字下云順也唐書五品不孫此古文也後人並改作遜而經典中遂罕見孫字矣

金縢大誥康誥三篇

流言之後周公避位居東風雷之後周公奉命征東金縢大誥次序顯然詩鴟鴞之篇周公居東時作也東山征東後作也書言我之弗辟周公有不得不避之嫌也然流言之起莫能得其

主名及居東二年審其出於管蔡故作詩貽王不忍直斥管蔡
而歸罪於殷曰既取我子且逆知大義滅親不能曲護故傷心
於骨肉之恩勤鬻子之閔憂也二子爲輕王室爲重故曰無毀
我室且恐孺子無輔綢繆未至不能奠其室家而已之嘵嘵不
能已也及成王迎公輔政三監卒叛乃奉王命誅之前此公固
未得而誅之也公既東征破斧之詩乃作鄭氏以成王誅周公
請命殊失詩意伐柯詩箋謂成王既感雷風之變欲迎周公而
惑於管蔡亦非伐柯以下三篇皆周公官屬鴟鴞之詩爲之
後而伐柯九罭二篇皆周公居東王未悔悟之時所作耳觀
相符則周公之居東征東益鑿鑿然可據矣
　豳風次序及其辭義皆與尚書
武庚既誅命微子繼殷後故作微子之命以殷餘民封康叔故
作康誥三篇此亦一定次序蓋懲武庚之亂而知河北之地不
可復畀殷後故改封微子於宋使居東都下游商邱亦殷故都
也武王三監以周公輔相王室康叔尚幼故依次用此三人敗
壞之後以親以賢周公之外無踰康叔故以殷之故都封之使
主北方諸侯鄭氏以大國方五百里不當以殷千里之畿禍亂
初平任大責重天下之安危係焉故三篇誥戒甚詳康誥篇首
言營洛誥諸侯之事蓋作洛者武王之本志克商後未暇及此
使管叔居管今鄭州是蔡叔居蔡今上蔡蔡仲之封卽叔之故國霍叔居霍今霍州霍叔之
罪輕故罪其身而不滅其國以監制武庚地理志言邶封武庚管叔居鄘蔡
叔居衛以管蔡與殷並爲三監非是今武庚已死殷已改封管
叔蔡叔皆誅而梗化之民亦欲遷之使離故地則基謀作洛其
事自不可緩大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此

云初基鄭氏引釋詁以基爲謀確指其事與封康叔事正相首尾蘇氏以爲洛誥錯簡非也誥命諸侯及多士多方諸篇皆周公述成王之命而此云朕其弟者家人骨肉之誼非他篇可比觀篇中云不廢在王命乃服惟宏王亦惟助王宅天命此皆周公之辭若王自誥之不當作此等語矣其曰乃寡兄勖謂武王也詩云刑于寡妻康王之誥云無壞我高祖寡命皆渺焉寡儔之意其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尤見同母兄弟公忠體國之意故春秋傳曰惟周公與康叔爲相睦也康誥一篇多言刑罰衛邦新造非刑無以弼教先以明德告以慎罰又曰非汝封刑人殺人惟曰未有遜事恐其任意濫刑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淫酗之虐漸染已深故羣飲必殺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梓材篇告以作室稽田梓材而治國之說備矣今王惟曰以下乃言先王造國艱難後王當任和懌先後之責而康叔爲監當體先王之意以係王子子孫孫萬年之基是三篇相爲首尾前四十八字序營洛建侯之事後八十六字告以治國輔王之責首尾相銜詞完義備後儒不得其說槩以歸之錯簡豈伏生所傳安國所讀率皆錯亂無紀耶如此讀書亦不免鹵莽矣

康叔受封

武庚既滅乃封康叔考之傳記其說皆同不獨書序爲然也周公與康叔至親雖奉成王之命而仍以己意戒之稱之曰弟曰小子以致其懇至之意其云寡者渺焉寡儔之意不必皆作寡德解也詩曰刑于寡妻顧命曰無壞我高祖寡命豈亦謙詞耶

且玩篇中不廢在王命乃服惟宏王亦惟助王宅天命朕心朕德惟乃知等語尤與周公語氣相合

奄滅而後封魯蒲姑滅而後封齊唐滅而後封唐叔苟無其地雖元黓懿戚亦止食采畿內而已況宋衛之封在黓殷後尤彰明較著者乎武王伐商誅其君而不滅其國武庚之紹封自若也若其不叛殷命可無黓矣既有三監監之又裂其地以封康叔何爲者邪儒者釋經須參攷時勢不當執經文一語以斷之也

劓則

稱康叔曰孟侯孟長也盍方伯之任東土初平民心未壹故三篇誥戒甚詳酒誥王若曰釋文云馬本作成王曰亦一證云

劓則人今孔傳云劓截鼻則截耳刑之輕者疏云則者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亦曰劓則鄭以爲臣從君坐之刑案呂刑劓則乃有苗之法未可爲據鄭以爲臣從君坐之刑益本僖二十八年傳衛侯與元咺訟鍼莊子爲坐衛侯不勝刖鍼莊子則鄭本疑當作刖傳望文爲說非也

臬司

汝陳時臬司疏云臬爲準限之義故爲法也案疏言準限者說文木部云臬射準的也周禮以土圭求日影樹八尺之臬亦準意也爾雅釋宮云樴謂之杙在地者謂之臬郭注云臬門橜也與門限之閾相連是限意也今按察司名臬司蓋本於此

軌牡爲韻

釋文云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轍前也从車凡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軓也相亂故具論之謹案毛傳云由輈以上爲軌陸所謂陰傳意宜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爲軌是轍迹不可言濡軓是軾前又云車轄頭所謂軓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說文訓爲轍迹者中庸車同軌是也若少儀左執轡右執轙祭左右軌范並言則顯然兩物矣下注云軌謂轄頭也周禮大馭祭軓祭兩軓祭軌乃飲軌與軓同謂轄頭也合兩處觀之蓋記之左右軌與大馭之兩軓皆謂車轄頭也轄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轄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節鴈瀰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从

軌則走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車轄頭之說爲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最是但訓軌爲轍轍轍是無形之迹非車上可指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

蕳

陳風有蒲與蕳傳云蕳蘭也箋云蕳當爲蓮以蓮與荷菡萏一類也但蕳與蓮不相近蕳字韓詩本訓作蓮鄭亦不當復破經字葢鄭意謂毛傳蘭字訓當作蓮耳

家伯維宰

皇父卿士集傳云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卽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士中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己卿士是也葢以宰屬而兼總六

官位卑而權重也謹案朱子因下有司徒冢宰而皇父之權又在其上此卿士即冢宰也若家伯冢宰古本本作家伯維宰其所謂宰或小宰或宰夫耳非上士中士也自傳經者以維宰譌爲冢宰而次序紊亂即朱子亦不得不爲所惑可知經文譌字貽誤經學不小

誤文

小雅四月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與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同也然如鄭箋言先祖非人乎則太悖矣正義言出悖慢之辭明怨痛之甚亦不得已而爲之說也竊謂人字當是仁字之誤

鞗琱有珌

戴東原云瞻彼洛矣二章鞗琱有珌傳鞗容刀鞞也琱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琱而珌珌諸侯盪琱而璆珌大夫鏐琱

而鏐瑁士琫琫而琫瑁震案傳內瑁字凡六見皆當作鞞鞞琫有瑁亦猶上章云靺鞃有奭耳奭赤貌瑁文飾貌許氏說文云瑁佩刀下飾蓋其所見毛詩與今本同遂取之以解字有奭有瑁猶曰奭然瑁然刀下飾乃鞞也字又作琫說文以鞞爲刀室始誤會毛傳鞞容刀鞞也之語劉熙釋名云刀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瑵可據以正說文又篤公劉篇鞞琫容刀傳云下曰鞞上曰琫以毛詩證毛詩此傳瑁乃轉寫致譌無疑謹案左傳藻率鞞鞛釋文云鞞鞛刀削之飾亦言鞞不言瑁也

姜嫄

履武之義諸說紛紜毛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齋敬也鄭箋云帝上帝也郊禖之時有大神之迹姜嫄履其拇指之處敬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周本紀云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王肅引馬融云任身之月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謹案毛傳亦信履迹之說果如其言求子而得何爲棄之下傳言棄之故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夫上帝不言帝嚳何由知上天之意而順之順天之意何必棄之若謂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則天位自當有屬何爲舍元妃之子而立荒淫之孽邪毛氏之說不可通矣馬氏遺腹生子亦求其故而不得之說王基孫毓辨之詳矣惟鄭氏之說與史記合然史謂姜嫄以爲不祥姜嫄爲嚳正妃其有身也由天由

人無從分別鄭氏足其說云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盖更申言所以以爲不祥之故也說較密矣而於事理未盡夫所謂肅戒不御者在既震之後而不在方歆之時開闢之初自有氣化既有男女以後無不由人道而生者而婦人之有身非可預必卽實由人道亦必在月餘之後審知有身而後肅戒不御況僅僅如有人道而卽以告之於君肅戒不御君亦信之此似不近人情也且如其說驗之而信更當神而寶之何乃棄以異之卽偶一棄之亦不必再三置之必死之地也假令牛羊不字鳥不覆翼不將失此靈異邪竊謂周人有姒而無祖故周與魯皆特立姜嫄之廟（周禮守祧八人祖廟七合姜嫄廟爲八也）而生民閟宮皆特言姜嫄之神靈有姒而無祖也其無祖何也非無祖也其祖蓋微者也微者亦祖而不以爲祖何也曰其名失傳也姜嫄之名著而其夫失傳何也曰姜嫄者有邰氏之女誕生后稷育而長之繼封於有邰其夫或早卒有邰之國或亦絕而周之基實開於此故姜嫄之名特著也后稷既長而姜嫄不以告之何也曰諱之也其諱之何也曰合之不以正也姜嫄賢妃而不以正何也曰此與楚子文之母相類亦古之常有也男女人之大欲少偶越禮長而悔之因而諱之託爲神異之說以告其子亦情也邰氏之女終歸伯比而姜嫄不歸其夫何也曰絕之也邰子女不絕伯比而有邰氏絕之何也曰父母情性不同古今風尚亦異子文之棄一聞虎乳之異而卽收之姜嫄之至再至三必欲寘之死地其情亦異也姜嫄諱之而后稷終不有父何也曰不可得知

也其不可得知何也曰或早卒也或不容於有郃氏而不知其所終也漢霍去病既爲驃騎大將軍而不知爲仲孺遺體其事亦類是矣周公作詩亦託於荒誕之說何也曰立言之體當然也帝王之興每稱符瑞既求其祖而不知而神靈之說相傳已久非周公之造爲詭異也然則周人之禘帝嚳何也曰其父或高辛氏之胄也姜嫄雖諱之而后稷或知其爲高辛氏之子孫故周人遂以爲祖也至謂姜嫄爲帝嚳之妃后稷爲帝嚳之子則斷不可通矣

明堂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逸周書明堂篇云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逸周書云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者（逸周書無九采之國五狄下云四塞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上餘並同）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逸周書同大戴記亦有此語）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
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
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
元堂左个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
右个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
其中孝經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
孝也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五經異義淳于登說明堂在
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以上明堂正文
大戴禮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
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北狄東夷西戎明堂月令赤綏戶也白
綏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堂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上圓下方九室十二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
近郊三十里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
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嘉
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屋待
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　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
天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以上明堂附錄
明堂之禮有三一曰會同戴記明堂位逸周書明堂篇所載是
也一曰聽朔玉藻月令所記是也一曰宗祀孝經樂記祭義詩
序所言是也明堂之設所從來遠會同聽朔前代所同宗祀之

制則周公以義起之也三者之外無餘事矣以上明堂典禮

明堂之制著於考工記記文簡貴詳畧互見三代損益名有世室重屋明堂之異度有以步以尋以筵之異崇有三尺一筵之異廣有四分益一七分益二之異室有三四步二筵之異而其爲五室九階二十戶四十窗則皆同也室有五何也象五行之位也階有九何也三面各二南面三其中一階王出入所由也且三公之位之所取節也室有四戶何也取其洞達也四旁有夾窗何也取其光明也堂上室雖有五而四戶洞開有窗無壁堂之四面又無垣墉明之至也其堂之脩廣並室之基言之何也曰創也凡寢廟之制皆前堂後室明堂則八方闓達凡堂止一面明堂則四面如一故創爲此制與凡宮室皆異堂有五室其無室處皆堂也堂之爲地居全數四分之三合五室所占之地不過四分之一以夏制計之脩廣之數當得積尺八千八百二十五室所占僅二千一百八十四尺周制脩廣之數當得積尺五千一百零二室廣二筵脩當二几計五室所占之地僅一千二百六十尺　故合而言之一室居中取中央之義也其四室居四隅而不居四正何也曰不可也五室以太室爲主太室四面皆可爲堂若當四正則有室而無堂矣且朝會之時四門之外皆有列位若當四正則其遮隔甚矣故必列在四隅令其與中室判不相屬以周制言之四室之東西各餘半筵之地其中間相距可得三十六尺四室之南北各餘三尺五寸其中間相距可得二十八尺其四室之內角距太室之角以句股計之可得一十一尺五分尺之二有奇若夏制則四室東西相距可得五十一尺南北相距可得三十九尺四室角與太室角相距可得一十四尺三分尺之二有奇然後五方洞達四面朝會者皆得環而相鄉也堂之下有庭庭之外有四

垣周之白盛蓋以飾垣四面有門其南門外復有應門門之堂室脩廣亦取節於堂堂廣九筵三之二則四筵又三分筵之二也以其廣三分之一爲門兩旁有室曰三之一則室廣亦二筵也夏制亦可類推其地則在南門之外淳于登之說得之此明堂之制之大略也以上明堂制度

或曰明堂聽朔之所也攷工言五室而月令分太室一太廟四左右个各四何以配之曰此第求之五室而已足也月令之說不過順時其所謂居亦止聽朔時暫居之度不過崇朝而反也王之聽朔皆在五室之中隨時而居其室室有四戶闔其三而啟其一蓋朝會之時則戶必盡啟聽朔之時則各從其方事之宜也中一室對四室言則曰太室以其爲宗祀之地故曰太廟

其云青陽太廟者猶云鄉東之太廟也三方仿此其云青陽左右个者猶云青陽之左右室也三方仿此大射儀有左个右个鄉射記云東方謂之右个是个亦活字也五室凡二十戶其應時者十二太室四四室四仲之月皆居太廟之中而啟其當方之戶四孟四季之月於四隅之室亦然中夾則當盡啟其戶然無聽朔之事月令亦虛存其位耳順時布政事畢而逆如此而已何事紛紛多其堂室乎

或曰明堂鉅典也二筵之室不已隘乎曰此無所用廣也會同之時諸侯皆列堂下聽朔之時天子暫居室中惟宗祀之典較繁然配享上帝於郊爲文於廟爲質非如禘祫之制羣主羣尸紛紛並立有事神於室之禮也自漢以後宮室日侈繁儀日盛有十倍於古者矣李景伯王介甫輩據後代之制而以律三代

不亦過乎

或曰子據考工記以釋明堂似矣大戴記獨不可信乎曰大戴記乃漢儒掇拾之書雜記古禮所聞異辭胡可與考工比也且是篇尤爲龐雜畧爲論之其不可通者有五既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又云九室七筵之地連爲三室界畫難分一也既云九室又云十二堂不知九筵七筵何以容之二也九室三三平列遮隔已甚不知四面如何朝會王立何處三也宗祀配帝不知當在何室王行獻禮不知當在何地四也除四面十二戶二十四牖外其餘二十四戶四十八牖不知何所用之五也其貽誤後人者又有五既云明諸侯尊卑又以爲文王之廟遂啟杜氏訓明堂爲祖廣之誤一也又以爲天子之路寢遂啟鄭氏大寢明堂同制之誤二也又云外水曰辟雝遂啟蔡氏明堂辟雝爲一之誤三也朱草蒿宮近於夸誕適啟後人封禪祥瑞之後說四也有天災則飾明堂更涉矯誣適啟後世土木厭勝之邪說五也古制湮沒復生異論後之學者橫亂於中展轉沿誤謬戾無窮治絲而棼非斷之不可矣以上明堂辨難

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注廟如天子之制　葢言其體制之崇非謂太廟明堂同制也左氏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古者賜爵祿於祖廟葢假先王之靈以命之明堂布政之宮且爲祀文王之所即於此策功行賞自無不可服杜直訓爲祖廟者葢誤於大戴之文賈蔡諸儒之舊說耳孟子時齊宣王欲毀之明堂葢朝諸侯於方岳之處略如覲禮所載祀方明之宮名雖

相襲制則殊也若其餘傳記所引不見於經可無論矣以上明堂餘論

軫

車軫四尺鄭注云軫車後橫木也加軫輿轐焉注云軫輿也輿人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注云軫車後橫者也輈人五分其軫開賈疏云軫開卽輿廣也軫之方也以象地也疏云軫之方是據輿而言軫者輿之本也謹案輿下四面皆有木以記文加軫與轐弓長庇軫及軫開軫方觀之則軫乃輿下四面之木合而收輿者鄭氏專指車後之木似誤賈疏亦依違其說不加糾正葢疏家之體然耳詩小戎傳云收軫也正義云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四寸比之爲淺故曰俊收收者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也觀詩傳及孔疏鄭氏之誤明矣

鄭氏以軫專指車後人多知其誤者而不究其所以致誤之由輈人云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鄭氏以軫圍與人既言之輈與軸下文又言之因以此衡任者爲衡而任正者求其物而不得故分輿下之木爲二而以左右前三面當之注云任正者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正者也夫既以輿下之木爲任正者則輿後木亦是任正者乃獨以後木爲軫三面之木爲任正者此何說耶且如鄭說獨指車後之木爲軫則其木當大於三面之材今軫圍止尺一寸而三面材乃有尺四寸五分寸之二更屬不合不知記所謂任正者乃指輈非指三面之材也戴氏考工補注曰輈卽

所謂任正者軸卽所謂衡任者其說是也蓋所謂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者卽下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兎之圍也下云參分其兎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頸與踵爲地無幾則其餘皆如當兎之圍也曰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者卽下五分其軫開以其一爲之軸圍也軸之長丈二尺有奇而取軫開爲度者主乎所任而言也任正者云十分其輈之長必指輈之全數乃得其度衡任者云五分其長則但就所任而已得其度也記中言以其一爲之某圍者凡十數處未有空言以其一爲之圍者此二句皆空言知其卽指下數句也任正者既有所屬不必以輿下之材強分作兩樣名目矣

輈人輈前十尺而策半之此輈與大馭祭軾之軾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之范及詩陰靷鋈續之陰並同先鄭謂軾前者是也毛詩傳云陰揜軾也鄭氏箋詩亦云揜軾在軾前垂輈上蓋輈之長通十四尺四寸其四尺四寸在車箱下軌前隆曲而上者長十尺也鄭大馭及少儀注亦無異說此處注云軌是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轄式之所封持車正也蓋亦因誤分軫與三面材爲二又見故書作範故誤爲此解耳

軹

車上之軹一名而三物其一爲車較下之植木橫木輿人云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是也其一爲車軸之末出轂外者輪人云六尺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又云弓長六尺謂之庇軹

及夏官大馭云右祭左右軹秋官大行人云公立當軹是也其一爲轂內之小穿輪人云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是也車闕之軹及轂穿之軹注無異說惟軸末之軹後鄭頗有異說軹崇三尺有三寸先鄭云軹轄也謂之庇軹後鄭云轂末也此軫與轐并七寸杜子春云謂覆幹也案幹卽牽也軸之出轂者謂之轄設牽卽於轄杜與先鄭之說一也後鄭注禮記少儀祭左右軌下云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轙頭也則與先鄭之說合此處不從先鄭而謂軹爲轂末者以下云弓長六尺謂之庇軹兩轂之末相去已丈一尺六寸六尺之弓倍之爲丈二尺并部廣六寸止有丈二尺六寸又有宇曲之減則六尺之弓止能庇轂末轄在轂外不能及也其說比杜及先鄭爲較密矣然以軹崇而言則軸在轂中其徑圍小六尺六寸之輪可於軸末取半實疏云軹是軸頭處輪之中央若轂末則其徑圍廣其崇當不止三尺三寸矣且云加軫與轐焉轐在軸上軫在轐上其當指軸無疑若轂末則既不在軫下且與轐迥不相涉矣以車弓而言則輪之廣小於軹軫之廣小於輪卽弓之長短言庇之廣狹正不必分寸求合以定軹之爲轂末使兩處注自相牴牾也

轂三尺二寸在車箱下者七寸在車箱外車輪內者七寸在輪外者一尺八寸轂之末則有牽以制之先鄭之所謂幹與後鄭所謂轂末相去不過二寸許且轂末有鍵以約之謂之轄又謂之軜不必強謂之軹釋名云軹指也象指出

於轂外也其說亦與車合

後鄭算車弓覆轂末之數可謂核矣然記文止云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而已後鄭謂六尺之弓上近部車者二尺是也其曰爪末下於部二尺二尺爲句四尺爲弦求其股股十二除之面三尺幾半則亦以己意爲之說耳若爪末下於部一尺亦豈不可爲宇曲乎以一尺爲句四尺爲弦則股面可得三尺八寸有奇如此則可以覆斡而兩旁宇曲亦不至蔽目矣

鄭注輿人之軹云轅之施者衡者也與轂末同名鄭所謂轂末蓋指轂之出輪外者也轂之內尚有小穿亦名軹鄭豈謂轂內之釭亦在轂末遂混而爲一乎此亦似欠明晰

萬之以眡其匡也

輪人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鄭注萬之句云等爲萬箄以運輪上輪中萬箄則不匡刺也注水之句云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注權之句云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謹案鄭注萬之水之二句皆未愜當注云故書萬作禹鄭司農云讀爲萬書或作矩釋文萬姜禹反韻會矩通作萬則萬字卽矩也鄭意以輪取其圜不取其方故訓匡爲匡刺然如鄭說萬爲萬箄匡正也萬箄非取正之器故訓匡爲匡刺然如鄭說以萬箄運輪上則是平以取準與下水之無別矣鄭又以水之

以眡其平沈之均乃取其分兩之均非以水取準故注云平沈其輪無輕重然同是輪也旣漸之水而平沈均則不必更權其輕重矣上注云平漸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下注云稱兩輪鈞石同則等矣二句有何別邪竊謂規以取圜矩以取方然二者常相爲用輪旣圜矣又必以矩四面度之然後可以取正則萬字仍當作矩解輪不取方故變文而言正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卽上揉輻必高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卽上平沈必均也所謂平沈者乃言輻非言輪也水之旣可以知輻材之均卽可以取輪面之平蓋堧以取圜萬以取正縣以取繩之直水以取準之平量以取大小之同權以取輕重之侔所謂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者正合規萬準繩量衡之名與輿人云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文意正同注忽開以萬字殊爲不類且圜直均同侔等字皆言其善匡字獨作匡刺解亦殊不合

衣裳

喪服記注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案此則吉服喪服裳制同也惟深衣長衣中衣則十二幅記又云衣帶下尺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注言廣尺當是橫幅綴於衣下釋曰謂衣要也衣與裳皆有要以其接於要中故名之曰要也云帶者此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者也云衣帶下尺者據上下闊一尺若橫則隨人粗細也云足以掩裳上際也者若無要則衣與裳交際之間露見裏衣有要則不

露見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旁兩廂下際也記又云衽二尺有五寸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釋曰掩裳際也者對上要而言此掩裳兩廂下際不合處也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掩裳際此謂男子之服婦人之服連衣裳故鄭上斬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記又云衣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釋曰袂所以連衣爲之衣卽身也兩旁袂與中央身總三事下與畔皆等故變袂言衣欲見袂與衣三齊也此尺寸惟計身不計袂與祛記又云祛尺二寸注云祛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案以上注疏皆不以吉服參比則吉服制同也

玉藻云深衣三祛注云三祛者謂要中之數也祛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又云縫齊倍要注云齊丈四尺四寸又云衽當旁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正義云衽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皇氏云言凡衽者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熊氏說同惟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耳如熊說則朝祭服

之制與喪服同也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衽孔沖遠謂深衣之上獨得衽名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又云長中繼揜尺注云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袖矣深衣則緣而已正義云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祫二寸注云曲領也祛尺二寸注云祛口也緣廣寸半注云飾邊也深衣云續衽鉤邊注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正義云衽爲深衣之裳裳以下闢上狹謂之爲衽接續此衽而衽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云續連之不殊前後者若喪服則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也云若今曲裾也者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漢明帝所爲則鄭之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

要縫半下與玉藻之縫齊倍要相足也格之高下可以運肘即玉藻云袂可以回肘也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與玉藻長中繼揜尺相足也帶下無厭髀上無厭脇當無骨者與玉藻三分帶

下疏云下於朝紳居二焉相足也制十有二幅與喪服記前三幅後三幅有別也袂圓以應規注云謂胡下也要中一邊尺八寸有幅二尺須剋圓也與元端異也曲袷如矩以應方所謂闊中八寸也注云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正義曰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故云古者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今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云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緣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其三寸矣惟袷廣二寸正義曰云緣邊衣裳之側解經純邊也深衣外袷之邊有緣也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掩處其側亦有緣也其緣當在一邊周禮司服注云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倍之倍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盡一則其袂三尺二寸袪尺八寸衣止三尺二寸當兩袖下一尺八寸兩中四寸帶下一尺計之方能屬幅釋曰經別言元端素端爲士設文者以其大夫已上倍袂同惟士不得倍袂以端爲之故經別見端文也此端據正幅不據褖裳故後鄭以正幅解之也衣二尺有二寸見喪服記文雜記云凡弁絰服其衰侈袂少牢主婦衣絹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以侈爲大卽以意爲半而益一也孔子大袂單衣亦如此也

雜記端衰注云衣衰言端者元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裳當如之案此注則元端之制與喪衰同也記言端衰喪車皆無等則吉服尊卑有等也

雜記又云縗者執冕服左執頎右執要

喪服斬衰條注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衰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釋曰案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不別見裳則此喪服亦連裳於衣彼吉服深衣須有曲裾之衽此婦人凶服之衰下連裳雖如深衣不得盡如深衣并有衽故鄭總云下無衽則非直無喪服之衽亦無吉服深衣之衽也

玉藻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褎也祖而有衣曰褎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褎衣象裘色也

喪大記徒跣扱衽釋文云衽裳際也

纊爲繭縕爲袍著有美惡爾其製則同皆連衣裳也

衣裳等威詳於周禮司服諸篇其尺寸制度則少明文然儀禮喪服記言衰裳之制戴記玉藻深衣二篇詳深衣之制而朝祭之服因可推而得焉鄭氏注儀禮制度實絕古今然衣裳之制亦閒有失其傳者今據此三篇及鄭注之合者以釋之賈孔之說固無取焉上衣下裳取法天地然後世袍服長居大半下雖有裳其見於外者無幾若古制則上半爲衣下半爲裳如虞書十二章六者繪衣六者繡裳周衮冕九章亦五章在衣四章在裳其長各半帶以束衣其下祫尺餘皆爲裳古人帶下四尺五寸衣帶下尺裳之見於外者尚三尺五寸也衣之長短經無明文然二尺二寸之袂加闊中四寸帶下尺則可以知之矣鄭氏

誤解記文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所以掩裳上際也賈疏又推明必有衣要之故夫衣裳相接於要中裳可名要衣亦可明要但案鄭解衽二尺有五寸以爲屬於衣之下則此衣要卽衿之上正一尺矣以布三尺五寸爲二衽則衣之後二幅亦當有二衽矣二尺二寸之衣前後聯綴四衽旣已不成體製而旁垂之二尺五寸僅與有司紳齊其裳之下際亦不能掩且裳之前三幅後四幅周回圍裹兩旁斷不至開露亦何所用掩也蓋鄭所以致誤者以拘泥士喪禮掘肂見衽喪大記三衽三束漢時以衽爲小要故注玉藻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因輾轉牽合有屬衣屬裳上下相變之說不知衽之取義不一有以爲縫緝之名者有以爲小要之稱者有以爲

莞簟之稱者而衣祫乃其大號說文解字於衽字下云衣祫也互相訓釋是也衣以祫相交接案以小要相接續故亦得衽名不必其同制也鄭氏必欲合之何邪衣必有祫乃可古人之衣如禪袷袍襦之屬略與深衣制同今時婦人之衫內有掩祫當是古人遺製則衣在外惟衣裳爲最在外之飾不與常服同衣之制袂之廣二尺二寸大帶四尺帶下尺衣之長其三尺六寸與衽在頷之下去闊中四寸當爲三尺二寸今爲二尺五寸者下空七寸以帶下有廣尺之韠故不嫌露裳與玉藻言深衣之制曰衽當旁知朝祭之服衽宜當中也喪服記衰長六寸博四寸賈釋云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賈著喪服之爲外衿知朝祭之服祫當在內也當爲對祫衽則

在衣之內以掩蔽裏衣若裣皆在外賈不必贅言之矣裳之制前三幅後四幅蓋衣裳二者皆在中衣之上前後裳幅當爲二事先繫後之四幅下齊八尺身之兩旁已當包過後繫前之三幅更包兩旁而後也喪服之裳幅三袧祭服朝服則辟積無數文質異也其裳幅之長無文以衣帶記之帶之下有衣一尺裳繫其下裳要當去四寸裳之幅其亦長三尺六寸與婦人之服則衣裳相連喪服斬衰條鄭注云婦人不殊衰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賈氏釋曰案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故不別見裳其說是也深衣爲士大夫在私朝及家居之服猶在元端之下故其用取不費可以爲擯相軍旅之用故其制應規矩連裳於衣故止名衣其長竟體故獨名深深衣之衣既與裳連則上半截與朝祭之服同惟裳屬於衣而無要則兩旁不能互相周抱故必屬衽鉤邊鄭注以屬衽爲連屬裳之前後以鉤邊爲曲裾其說皆不分明玉藻言深衣之制以衽爲裳幅交裂其說更誤蓋古制之失傳自康成時已然矣孔疏附會錯謬益甚今取記文釋之喪服及朝祭之服衽在身中而深衣之衽則必在旁玉藻言衽當旁者卽賈所謂外衿交於身旁也在內之掩裣廣約一尺長止二尺五寸深衣則如合曲裾交於袂下長則竟體裳用正幅六斜裁爲十二幅則前後各六幅上畔並屬於衣此六幅左右各三其中縫前後皆直下所謂負繩及踝以應直也左右各三幅斜齊向外其一邊縫合前後無煩細釋惟一邊不合處則有衽以鉤之所謂衽當旁者

言此一邊也其曰續衽者裳之後六幅及前左畔之三幅皆連於衣身惟前右畔之三幅則上連於衣之外衿下至於足續或爲裕謂寬裕其衽裳之前右三幅接續此衣之衽至於裳之盡處也問喪篇云雞斯徒跣扱上衽鄭以爲深衣之裳前公羊傳昭公受齊之唁禮以衽受注亦以爲下裳當前者是此三幅之裳上連衣衽通得稱衽也其曰鉤邊者自要以上衣之衽交於衣身又有帶以束之其自要以下則內無衣身又無束帶其旁必開而不合故用鉤邊之制所謂鉤邊者裳前幅之邊必包過後幅之邊以鉤而連之所謂衽當旁也其相交處當有紐約之數記不言者文不備耳此四字解明而深衣之制可言矣

衣有裼襲裼也袒而無衣曰肉袒覲禮侯氏肉袒及喪禮之袒是也袒而有衣曰裼玉藻之言裼襲及大夫袒之袒是也鄭注自明以其辭簡故後儒不知率多謬論玉藻云表裘不入公門蓋裘以爲溫家居之褻服入公門爲不敬故裘上必有衣使可裼因名裼其色當與裘稱故曰裘之裼也見美也以在裘上故于裘著其所見之美則見裼衣之美而非見裘之美也又非裼衣之獨加於裘而不加於葛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則錦衣卽裼衣也錦衣之上有皮弁服左袒此皮弁服以見錦衣之美卽裼也不袒此皮弁服使錦衣之美充於中卽襲也裘之上有錦衣錦衣上有正服孔疏謂裘上有裼衣又有襲衣又有正服不可通矣裼以致敬在君前以盡飾爲敬故裼也父母之前主於質故不裼也尸之襲無所致敬也弔之或裼或襲吉凶變

也聘之或裼或襲文質變也聘禮注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曰免者免袂見裼衣也又曰凡禫裼者左對觀禮右肉袒而言也士喪禮主人南面左袒拔諸面之右喪禮則當肉袒吉禮之袒不過袒露正服而其拔於面之右則同也聘禮裼襲之變實則於次公之襲於射禮則小臣正贊之於聘禮則襲於序坫之間蓋解其紐約免去左袂拔於大帶之右其事可俄頃爲之也袒者必偏向疑偏袒之服非行禮所宜然禮以見美盡飾爲敬非袒則不能見美可無疑也裼衣之美既可外見而正服爲對裣又是禫衣有條不紊亦不至如肉禫之無儀矣

兄弟

兄弟與昆弟有辨昆弟者專稱也兄弟則所指甚廣故儀禮喪服經文皆稱昆弟其記曰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注云大功以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此猶言同族之兄弟也又記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注云公弟猶言族親也記又云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疏謂亦兼族親也記又云夫之所謂兄弟服妻降一等疏謂妻從夫服已見上經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記又云庶人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疏云不言兄弟而顯尊親之名者若言兄弟恐嫌本族亦無服此行文之異若無嫌則直稱兄弟也記又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注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是皆以兄弟統言

族親也又案戴記曾子問云不得嗣爲兄弟葢兄弟猶言婚姻也服問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謂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外祖父母從母之尊亦稱兄弟也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之稱其廣如此此讀經者所當知也

喪服

斬衰經九條 父 女子子在室爲父正服也 父爲長子加服也 爲人後者義服也 女子子反在父之室正服亦加服也 諸侯爲天子 君義服也 妻爲夫 妾爲君亦義服也

喪服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注疏有天子諸侯父在爲祖斬衰謂父有廢疾不可承服如宋光宗者也若承重曾祖高祖亦當斬衰注疏又有天子女嫁於諸侯諸侯女嫁於大夫則並不降同於諸侯爲天子大夫爲國君也喪服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亦同於臣也

齊衰三年 經五條 父卒爲母正服也 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 義服也 母爲長子從服也 妾爲君之長子同爲所後者之妻義服也

喪服小記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高曾祖母同注疏大夫士庶子父卒爲所生母又天子之女嫁於諸侯諸侯之女嫁於大夫父卒爲母三年大戴庶子父卒爲君母又繼母爲長子案喪服小記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庶祖母可

也與古禮不合不可從

齊衰杖期 經四條 父在爲母降服也 厭降 妻正服也 出妻之子爲母亦降服也以出降繼母嫁從爲之服義服也

注疏祖父在適孫爲祖母又士之庶子父在爲母又父沒大夫之適子爲妻案注疏有子爲嫁母一條與禮不合不可從

齊衰不杖期 經二十二條 祖父母正服也 世父母叔父母加服也 大夫之適子爲妻厭降也 昆弟正服也 衆子亦正服也 昆弟之子報服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同昆弟條 適孫加服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降服也 爲昆弟之爲父後者 同昆弟條 繼父同居者義服也 爲夫之君從服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本服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從服也 妾爲女君義服也 婦爲舅姑從服也 夫之昆弟之子報服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本服也 女子子爲祖父母本服也 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大夫者 姑姊妹女子子爲命婦而無主者皆本服也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同 公妾以及士妾爲父母亦本服

周禮諸侯及畿內之臣爲王后注疏有適會孫適元孫服問

大夫適子爲君夫人太子小記女未練而反又世子爲妻與大夫之適子同服問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齊衰三月 經十一條 寄公爲所寓義服也 丈夫婦人爲宗子

宗子之母妻加服也
長子爲舊國君　舊君之母妻　大夫在外其妻
繼父不同居者義服也　庶人爲國君正義服也
女子嫁不降　大夫爲宗子　同上條
注疏畿內之民爲天子　同上條　內宗五屬之女嫁於庶人
從爲國君
殤大功九月七月　經九條
大功九月　經十六條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
昆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　大夫爲世叔父母子
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

世叔父母姑姊妹皆降服也　從父昆弟　庶孫正服也
適婦加服也　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　大夫之妾爲君之
庶子從服也　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夫大夫妻子
公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君爲姑姊妹女子
子嫁於國君者則以尊同而不降也
喪服小記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總衰既葬除之　經一條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義服也
小功五月　殤十二條　叔父　適孫　昆弟　大夫庶子爲適
昆弟　爲姑姊妹女子子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
女子子皆以下殤降二等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從父
昆弟　夫之叔父　姪庶孫　大夫之妾爲庶子皆以長殤

降一等也　大夫公昆弟大夫之子爲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則以尊降長殤二等也

成人十三條　從祖祖父母　從祖昆弟　庶婦

正服也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皆以出降一等也　爲外祖父母　從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皆加服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義服也　大夫大夫子公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爲士者以尊降一等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之父母從服也

出嫁故降二等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以尊又

緦麻三月　殤八條　從祖父從祖昆弟　從母　夫之姑姊妹

從父昆弟之子　昆弟之孫皆以長殤降一等也　庶孫

從父昆弟姪　夫之叔父　皆以中下殤降二等也

成人二十四條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族父母　族昆

弟　庶孫之婦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皆正服也　從祖

姑姊妹適人者　父之姑皆以出降一等也　外孫　甥

壻　姑之子皆報服也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厭降也

士爲庶母　乳母從母昆弟皆以名服也　貴臣貴妾　夫

之從父昆弟之妻皆義服也　妻之父母　舅　舅之子

夫之諸祖父母　君母之昆弟皆從服也

喪服小記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喪服大功章爛簡

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

父母叔父母姑姊妹鄭氏分爲二條謂傳文何以大功也下十六字文爛在下此通會前後文勢不得不然非好以己意爲說也後之說經者痛加詆斥蓋但據此文不通考前後經文故耳夫注以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爲例且傳文釋嫁者未嫁者前後並同此亦較然可見矣經文雖不必有例然文成法立其例自然不亂下言云云通傳亦無此例疏以爲鄭君置之抑或舊釋經者注於其下後人誤作大字連於傳文故鄭以爲不辭也且經言女子子之服惟爲其父母降期益以不貳斬故不杖期章女子子爲祖父母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則皆不降其祖矣爲昆弟之父後者則亦降矣此條言女子子於世叔父母亦但以出降一等也傳既言成人而未嫁則鄭氏逆降之說亦不得不然矣至於爲君之黨服爲君之庶子在此章爲君之庶子適人者在小功章此章不必復言嫁者未嫁者矣若妾爲己之私親服自當言其以別之且不杖期章言爲其子爲其父母傳以得爲其子遂得爲其父母遂釋之此章何不言得爲其私親遂耶記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正以經文不見故補記之也然則鄭氏之分二條復何疑耶惟姑姊妹三字則疑是衍文蓋因下二條皆有姑姊妹之文而誤衍也下一條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則適士者當服小功矣世叔父母與姑姊妹女子子在室之服雖同然姑姊妹又適他族較之世叔父母有閒大功同者且或有昆弟絕屬者不幸歸宗世叔父母尚可相依故止以出降

不以尊降與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同意也且經言姑姊妹者八皆與女子子連文惟大功殤服章單出以女子子與子在一條也未有與世叔父母連文者以是知其當衍也

一溢

既夕篇朝一溢米注謂溢二十兩爲米一升又二十四分升之一此以百二十斤爲一石析之爲一千九百二十兩陳氏不達此義訓禮記一溢米爲二十四分升之一脫去一升二字益以意疑食粥之米不當一升有零而不知古量之小也古一升僅十九兩二錢如其說止八錢矣古八錢當今二錢六分無乃太少乎

醋酢

醋酢二字經典多混說文酉部醋字下云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此酬酢之醋也入聲酢字下云酸也从酉乍聲此醯酢之酢也去聲酸字下云酢也酸字下並云酢漿也今以酢爲酬醋之醋讀作入聲以醋爲醯酢之酢讀作去聲音義俱相反矣

周尺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云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正義云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寸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

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與經文皆不相應謹案以六尺四寸相乘當得積四十尺零九寸六分非五十二寸也每步剩出二十三寸零四分非十二寸也此處算法不必細問尺之大小但以步積實算之即得古今多少之數梅氏曰當用三率互視法蓋即同乘異除之法也其法以今步積爲一率古步積爲二率古田爲三率今田爲四率今田之數下算里步亦依此與三率乘之一率除之即得四率今里鄭注所算畝數里數法以古步古里乘之今步除之便得今里步亦依此絲毫不爽足見其精但以古今尺折成十寸立法較迂至疏所算畝數里數舛誤已甚陳氏澔正之而其算亦不合更可哂也

占筮

襄九年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杜云二易皆以七八爲占故云遇艮之八晉語公子筮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韋云內曰貞外曰悔得屯豫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謂爻無爲也董因又對文公元臣筮之得泰之八韋云遇泰無動爻筮爲侯泰三至五震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故得泰之八與貞屯悔豫皆八義同謹案二易以七八爲占此三條皆言八不言七者以所占爻適遇陰也三代占法雖殊而揲蓍之數九六七八皆同左傳言艮之隨則五爻皆九與六獨二爻遇八其當占此爻無可疑者惟貞屯悔豫依韋注云得屯豫兩卦則是初筮得屯再筮得豫而非一筮得屯之豫也其云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則

是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僖十五年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而非如宋蔡氏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之說也其曰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者謂屯之三爻豫之上爻也其獨以此二爻占者震爲侯故皆以震言震雖以一陽爲主然三畫之卦皆至末一畫而卦始成故不以屯初豫四二陽爻爲占而以二陰爻爲占此所以不云七而云八也司空季子以周易占法釋之則或二卦六爻皆不變或二卦變爻不止一爻皆當以卦辭爲占而二卦卦辭皆有利建侯故占之亦非如朱子明蓍策所云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彖辭之說也至董因得泰之八亦以互體震卦爲占其曰得泰之八當依貞屯悔豫皆八之例以泰卦五爻爲言也韋云遇泰無動爻者因下有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亦以周易爲占也其謂陰爻不動其數皆八則泛指泰卦三陰爻言之不如直指五爻之爲確也

僖十五年秦伐晉筮之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成十六年晉救鄭筮之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或二易之辭也至閔二年成季將生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於父敬如君所注以爲筮者之辭甚確蓋既曰遇大有之乾則用周易矣且蠱復二卦述卦辭之後皆有斷語而此獨無之知筮者自論變占非易辭也程氏迴以爲此二易之辭非也

豫章

春秋昭六年傳楚使遠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注乾谿在譙國城
注房鍾南楚東境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注定二年
吳地十三年傳楚師還自徐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以軍楚師
楚人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
皆當在江北淮水南
蓋後徙在江南豫章三十一年傳秋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
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定二年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
氏誘楚人注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
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注僞將爲楚伐桐而潛師於巢冬
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四年傳冬蔡侯吳子
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案春秋
傳豫章凡五見杜解於昭十三年傳兼及定二年四年傳曰此
皆當在江北淮水南定四年解曰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兩處遷

就蓋杜求其地而不得因略據地望作此解也然其說似太汗
漫凡傳中所載地名其漫無界限者如晉之南陽東陽陰地皆
以河山爲名也外此如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以其爲藪澤也
若豫章則既不因山河得名又非藪澤且傳中載戰事皆實指
其地名未有統舉其地勢者若槩以江南淮北漢東言之則其
間南北五六百里東西千餘里皆可名以豫章此似不可通矣
今取諸傳案之竊意其地當在今湖北應山隨州之間可言漢
東亦可言淮南而與江無涉也杜以與乾谿徐連文故云淮南
以與巢連文故云江北不知吳東楚西相距甚遠至昭公時吳
蠶食楚地自東而西靡有紀極但西不越漢耳而豫章在漢之
東淮之南吳舟師必由淮出義陽之關則尤爲吳楚交兵重地

其昭六年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者豫章爲大軍駐劄之地乾谿之次特偏師渡淮前進不必與豫章附近也十五年傳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者豫章爲自徐還楚必由之路其去徐雖遠而吳之要楚則皆由淮水自東而西直至信陽南下豫章之地必有險阨吳伏兵於此出其不意而敗之獲之也三十一年救弦之師甫及豫章而吳人卽還者用子胥之謀也至定二年之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豫章與淮逼近故得見舟若巢則與豫章相去東西凡七百餘里吳之多方誤楚其意全在取巢蓋巢爲吳楚間要地自成十七年圍巢未克襄二十五年諸樊攻巢爲巢牛臣所殺昭二十四年大師滅巢二十五年傳楚復使熊相祁郭巢吳之虎視耽耽志在必取度楚亦守之甚力故借桐

叛之故見舟豫章誘楚於西而潛師於東遂取巢邑也知乾谿徐巢之不必與豫章接壤而淮南江北之說可不必矣桐當是漢東小國其地亦當在德安界內杜解在廬江舒縣似去漢太遠吳使誘楚云我伐桐伐之亦是取之吳兵西出取桐則楚不備巢所謂使之無忌也必欲使舒鳩誘楚者意楚東境遼遠吳焰甚張廬江一帶必宿重兵聞舒鳩吳人取桐之言遂撤兵而西至於豫章耳杜謂吳僞畏楚而伐楚之叛國以取媚此自弱國欺強之術吳於此時猖獗已極畏楚媚楚之說誰其信之杜隨文解義案之事情胥失之矣

昭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

汭水曲曰汭水北亦曰汭此當在鄱陽界豫章二水至此入小水入大水處亦曰汭此

湖故曰豫章之汭漢豫章郡當因此得名與此豫章實屬風馬也大事表以豫章爲寬大之語遂併此亦合爲一殆揚其波而失之愈遠者與

唐誥伯禽之命

唐誥伯禽之命並逸書也杜解不以爲書名者以書序無之故也然如杜說則文義不協倒亦不符不知此正足以見書序之僞不當訓爲人名也

小別大別

定四年傳吳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杜解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正義云小別當在大別之東何則子常從小別與吳戰而東疏說誤也吳自豫章與楚夾漢杜云豫章漢東江北地益吳軍漢東楚軍漢西故司馬戌云子沿漢而與之上下也子常聽史皇之言濟漢而陳所謂自小別至大別者乃言其兵陳之遠非序戰事也下云三戰乃言與吳戰之事其戰地皆在大別以東非自小別還至大別也元和志云小別山在汊川縣東南五十里又云魯山一名大別山案汊川今爲漢川縣魯山卽水經注所云古翼際山也在漢陽縣東北孔所言東西正相反矣益自漢志誤以大別爲在安豐西南鄭氏從之杜氏雖知在江夏不在安豐而亦未能確指其處酈道元亦未指魯山爲大別至元和志始言之孔以意而言又錯會傳文所以失之也

論語論樂

古樂之亡久矣其制之存者見於皋陶謨夏擊鳴球一節知樂有堂上堂下之分也至儀禮鄉飲禮燕禮而升歌笙間合樂之禮備矣論語言樂者二章其曰關雎之亂謂合樂也而子語魯太師一節尤爲明晰曰始作者謂升歌也翕合也謂堂上瑟聲與歌聲合也曰從之則笙入以後三節矣曰純如者謂笙入三終也三笙一和其聲純和非如堂上之清也曰皦如者謂閒歌如堂上一歌之後閒以堂下一吹明晰而不雜亂也曰繹如者謂合樂三終也堂上歌關雎則笙吹鵲巢應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應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應之其時歌樂與衆聲齊作纍纍如貫珠也至是工告正樂備而爲一終矣天子諸侯之禮升歌或以頌或以大雅而笙入間合次序並同舍是節次而泛言音律皆如夢囈矣

一魚二名

釋魚云鯉鱣鱯鮎鱧鮥鰋鮀皆一魚而二名也故舍人之解皆同郭注以首六字分爲六魚益據其時目驗而分之也然璞去古已遠千餘年後名目不能不變據其時俗之名以折古人未爲得也謹案詩毛傳云鱯鮎也鱣字詩凡三見碩人傳云鱣鯉也潛傳云鱣大鯉也四月篆亦云鱣鯉也是鱣之爲鯉毛鄭並同鱧之爲鮥亦與鯉鱣鱯鮎鰋鮀等矣今所傳定本毛傳訓鯉爲鮥與郭注同然案正義云徧檢諸本或作鱧鯉或作鯉鮥下又云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鱯鱧爲鮥鱣爲鯉唯郭注爾雅是六

魚之名則毛傳仍當作鱷鯨也又云今目驗毛解與世不協蓋自晉及唐其去古益遠目驗愈不足據矣且爾雅一書草木蟲魚以下皆是二名互釋無開卷舉一字之名上下無所附屬者以體例求之益知毛傳之當遵也

蔨莢蒹葭萑葦

爾雅釋草蔨華蒹蘆蔨蘆莢藯李巡云分別葦類之異名非也疏引大車傳云莢雛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亦以蔨莢爲一草此又仍孔疏之誤而不察矣謹案衛風蔨莢揭揭傳云蔨蘆莢藯也秦風蒹葭蒼蒼傳云蒹蘆也幽風八月萑葦傳云藯爲萑蔨爲葦尤截然分明使毛以蔨莢爲一草何以數處皆如是明析乎惟大車之傳以經言毳衣之色故以雛釋之其曰蘆之初生則曰蔨一曰雛也言其初生則曰蔨莢蒹葭萑葦詩人之詠亦皆以類從耳

初生戴氏謂蘆乃萑之譌者是也萑字據說文从艸崔聲字當作萑隸書作萑益萑葦截然二物葦之初生曰蔨彼苗者蔨箬云記蘆始出者是也郭氏謂蔨此二草初生爲莢長大爲藯成則名爲萑俗名爲荻說文薍字注云萑之初生一曰藯一曰雛豳風孔疏初生爲蔨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其說是也爾雅郭注蔨莢截然不混蒹蘆則云似萑而細似與萑別陸璣疏亦以爲水草然案詩與蔨並舉爾雅蔨華蒹蘆莢藯並列說文蒹字解曰萑之未秀者則蒹即莢矣葭蔨華蔨蘆蒹蘆莢藯聲音相協故爾雅毛傳皆以音之協者釋之聲音訓詁通一爲道也言其初生則曰蔨莢蒹蔨言其既成則曰萑葦詩人之詠亦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兼文刊

皇清經解卷七百二十六終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朱濚新校